

A/PV 988

## 第九八八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議程項目二十

##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續前)

一. 主席：在請名單上第一名代表發言之前，我先請賴比瑞亞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二. Mr. COOPER (賴比瑞亞)：我準備倒過來說。首先我想說明我們爲什麼要求展期辯論，然後我們再提出展期辯論的動議。在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動議展期辯論之前，我準備先說明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三. 非洲今天發生了一個十分悲慘的情勢。前些時我們把安哥拉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自從那個時候以來，那個國家的情勢絲毫沒有改進。相反的，葡萄牙人正在盡力鎮壓那些要求改善安哥拉情勢的人。

四. 承主席許可，我準備把從世界的那一部分所收到的電報的一部分向大會讀一遍：

“請把關於安哥拉境內事態發展的下列電文轉知大會會員國。葡萄牙人正在那裏進行不可言述的野蠻舉動。葡萄牙當局正在號召所有葡屬殖民地的葡萄牙平民組織民兵。男女及青年殖民均被殖民地行政當局武裝起來以粉碎土著人民。在墾植場、農場、礦場、商店中土人均在兵器威脅之下工作，被武力逼迫充任兵役。在 Mavoio, Manbuangongo, Mandimba, Ouitexe, Santa Isabel, 及 Primavera 的農場及其他工廠，每天都有葡萄牙軍隊及民兵屠殺人民的傷心慘目的消息傳入我們耳中。在 Bembe, Culmba, Mandimba 及其他地區，屠殺事件日有增加。整個村莊被燒毀或被炸彈摧毀。許多人家全家被殺。由殖民組成的葡萄牙軍隊真的在夷滅手無寸鐵的人民，孕婦及幼兒亦被殺害。葡萄牙人顯然把這種情勢視爲正常。我們再度要求全體人類起而干涉，對葡萄牙施用壓力，要它立即停止可怕的奢殺。”

五. 我必須趁我在這裏的時候向我的非洲同仁呼籲，請他們投票幫助我們贊成展期辯論這個項目的動

議。茅利塔尼亞問題是我們也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茅利塔尼亞人現在不是在受難。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獨立。這不過是一個讓他們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問題，而且不管我們在這裏通過什麼決議案，甚至以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選票通過一個決議案，除非而且非等到它得到安全理事會的推薦，茅利塔尼亞仍然是不能加入聯合國的。我們之所以這樣呼籲，是因爲堅持辯論茅利塔尼亞問題的代表，特別是非洲國家代表團，將對辯論負責，將對大會本屆會不對安哥拉問題通過決議案負責。他們那樣就是贊成葡萄牙人繼續在安哥拉摧殘人權。

六. 主席：今天下午議程的第一項是項目二十，“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有人已經依據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提議展期辯論這個項目。依照那一條的規定，除原動議人外，得有代表二人發言贊成該動議，二人發言反對該動議，然後該動議應立即付表決。有那位大會會員準備發言？

七. Mr. IGNACIO-PINTO (達荷美)：我們時時都願意以善意待人，而我們也的確有幾個標準的難題需要解決。我完全與賴比瑞亞代表有同感，他要我們注意安哥拉的事態發展是很對的。我國代表團對那些悲痛的事件知道得特別明白，我本人爲了歷史與家庭理由也覺得十分痛心。

八. 我不得不再回到這個講壇上發言，覺得很抱歉，在這次辯論中，雖然我很有準備聽一些跡近遁辭的議論，我本人卻必須保持正常態度，冷靜頭腦，堅決維護正義。

九. 在非洲，特別是在安哥拉，悲慘的事件正在發生，這是我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誰能夠給我們比我們所需要還的多的時間，來分析安哥拉問題呢？多少時間已被浪費？我本人對於議會程序便有長久的親身經驗。我們很知道已經浪費掉的全部時間。當茅利塔尼亞問題在這裏提出的時候，安哥拉那個項目已經列在議程。既然和我們一樣持重的某些國家在去年十二月便把這個項目列入議程，然而卻始終讓它被擱置一旁，爲什麼到了最後一分鐘，到了大會屆會結束之前的兩天，偏要這樣着急呢？

一〇．關於這一點，我再請求你們不要企圖規避嚴重的問題，而要真誠尋求一個解決辦法。我們到這裏來做什麼呢？僅僅爲了“牽線”嗎？這話也許很庸俗，但是我們認爲情勢確是如此。

一一．我要用所有的善意來告訴你們，我們必須講公道；我們必須切中癥結所在，給予每一個問題以其所應得的優先次第。有人告訴我們說茅利塔尼亞不成問題，對於這一點大家意見一致。既然那樣，爲什麼這個問題過了幾乎四個月還在討論呢？爲什麼去年在第一委員會舉行的討論不了了之了呢？完全是因爲反對邏輯是沒有用的。讓我再說一遍：這種辦法將把我們領到那裏去呢？它可能使整個組織因而解體。我要十分鄭重的告訴你們，大橡樹是從小橡實長成的。茅利塔尼亞問題不成什麼問題嗎？你怎麼能知道呢？你知道明天在茅利塔尼亞邊境會發生什麼事情嗎？如果明天有人告訴你說你枉費了時間，武裝侵略已經開始了，你還要無休止地討論這個問題，雖然承認事實要容易得多嗎？

一二．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雖然很願支持賴比瑞亞代表所提出的延期辯論的動議，我的正義感卻不讓我這樣做，因爲正是這種手段已經使這個問題拖了三天了。

一三．在這種情形下，我固然覺得很抱歉，但認爲我們應當先表決茅利塔尼亞問題。四個月來，一個國家的全國人民好像一個無足輕重的僕人一樣一直在後門等候，雖然他們同我們大家一樣的符合條件，有資格昂頭闊步加入我們中間。

一四．我抱歉不能支持賴比瑞亞代表主張延期辯論的要求，而將同我們自己的決議草案[A/L.335]的聯名提案國一起投票反對這個提案，便是由於這一層理由。

一五．**Mr. GEBRE-EGZY**（衣索比亞）：在這個階段不得不發言，對我來說，實在是一次痛苦的經驗。我已經私下向堅持繼續辯論茅利塔尼亞問題的代表呼籲，現在仍在等待對那個呼籲的回答。可是因爲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提到了大會來，我便不得不在這裏以兄弟友好的方式重複我的呼籲。

一六．首先我要申明，我們看重茅利塔尼亞的獨立，是同看重安哥拉的獨立一樣的。因此如果我們現在要求辯論安哥拉問題的話，那並不是因爲我們看輕茅利塔尼亞的獨立，而是因爲我們看重它。

一七．我查看了一下關於茅利塔尼亞問題的發言人名單，據我看至少還需要三四天纔能使所有報名的代表都有發言的機會。我不願設想茅利塔尼亞會願意負延遲討論安哥拉情勢的責任。因爲我們大家不要忘記，茅利塔尼亞，感謝上帝，現在是獨立了——而安哥拉則不然，不但如此，就安哥拉而言，這不單是一個獨立的問題：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對安哥拉人民來說，這不是一個准許他們加入聯合國的問題：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人如果一讀報上的報導的話，便會立刻明白我說的是實情而且完全是實情。

一八．爲了這些理由，所以如我剛纔所說，我私下向那些主張繼續辯論茅利塔尼亞問題的代表提出一個呼籲，至今仍在等待他們的回答。現在問題到了大會，我要誠懇呼籲他們不要爲耽擱安哥拉情勢的討論負責。要向非洲大陸解釋說因爲一個簡單的入會問題所以把安哥拉問題的討論延擱了，是很困難的。

一九．再者，讓我們不要忘記，縱然大會會員國百分之九十八都投票贊成讓茅利塔尼亞入會，入會之事仍然須有安全理事會同意纔可實現。我國政府的立場十分簡單。我們慶賀了茅利塔尼亞的獨立，我們也支持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但是如果我不說明我在這裏的選票不會產生一個奇蹟，那便是有愧職守了。如果我認爲我們的票真的會產生這樣一個奇蹟，我就會從這個講壇要求把茅利塔尼亞問題的討論就此停止並且立即舉行投票。可是事情卻不是那樣。

二〇．因此我再向那些堅持討論茅利塔尼亞項目的代表呼籲，請他們仁慈爲懷，顧念安哥拉人民。我籲請他們讓我們進行關於安哥拉的辯論。我尤其能够了解達荷美代表的意思和他剛纔從這個講壇所說的話，但是根據他剛纔對我們發言的那種精神，籲請他慨然容許大會進行關於安哥拉的辯論。

二一．**Mr. SHANAHAN**（紐西蘭）：我國代表團注意聽了賴比瑞亞代表提出的主張立即暫緩辯論茅利塔尼亞問題的提案，那個提案剛纔又得到了衣索比亞代表的支持。我們也聽了達荷美代表反對展期辯論的理由。我必須承認，我們對局勢加以純粹客觀的評判，而且同時對於有人已經提到的關於安哥拉情勢的種種因素加以切實注意之後，實在不能相信大會在這個時候延期辯論關於茅利塔尼亞和外蒙古那個項目，是有見識的或甚至是表示合作的舉動。

二二．我們審議這個問題已經好幾天了，這是有紀錄可查的。我想還有一點也同樣有紀錄可查——我希望我不致於因為我提到這一點而被人誤解——就是在此期內有人曾用種種方法企圖阻止我們結束關於這個項目的辯論。

二三．我知道許多代表團十分重視安哥拉情勢的問題。任何人聽了我們聽到的報告，都不會無動於衷，因此大會如能儘早把它的注意力移到審議安哥拉問題，原是正當的事。可是另一方面，為顧及公道的要求起見，本大會，尤其是在我們不久便要結束本屆會的事務的時候，對於那末多會員國要想討論“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那個項目的願望，也應當加以承認纔是。

二四．如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大會會員國也許做不到使一個新會員國進入聯合國的事情，我認爲這不能算是充足的理由。在本組織的歷史上，我想並不乏大會討論並對許多會員國認爲重要的問題表示意見的先例。我們和許多別的代表團一樣，也認爲大會承認茅利塔尼亞有權入會是很重要的。

二五．小的原因的確可以有大的結果，我們希望反對這個提案的那些人於仔細考慮之後，肯把它放過，那樣我們便能夠顧及到我們議程上下一個項目的重要，迅速、認真去辯論並且表決這個項目。

二六．主席：已有兩個代表發言反對，一個代表發言贊成這個動議。另有那個代表想要發言贊成這個動議？

二七．Mr. BEN ABOUD (摩洛哥)：我承認剛纔採取的步驟很出我們意料，雖然我們完全贊成那個步驟。我們摩洛哥人願意展期再進行這個辯論，我們而且已經數次爲這個目的而採取了步驟，理由如下。

二八．第一個理由是：在我們的獨立鬭爭中，在我們爲了使我們放逐在外的國王從馬達加斯加回來，爲了反對擁立一個老人爲傀儡國王——那是一個歷史很久的慣技，你們自己曾經數次親自看到，而且還有幾個例子爲證——而進行的鬭爭中，我們覺得被隔絕了。我們覺得實情被人掩蓋了起來，達荷美代表剛纔談到的那種壓迫弱者的強者則總是能夠替他們自己辯護。今天我們看出這是因爲他們有某些國家，某些以自由爲名然而仍然支持奴隸制與法國帝國主義的國家，也許是間接的、天真的出於誠意的替他們辯護。

二九．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想要多得一點時間，以便更密切研究這個問題，然後再表明我們的觀點——而對於這件事我們原是有權表明我們的觀點的。

三〇．但是我們同時也感受了法國和它的北約組織同盟對一個國家進行的冷戰的壓力，這個國家越來越被孤立，雖然事實上惟有這個國家是對的，而且因爲它自知是對的，所以它不願卑躬屈節，並有權採取這種態度。現在法國找到了第十五屆大會中最巧妙的圈套。它每次有話要說，可以說十四遍；如果准許茅利塔尼亞入會的話，他就可以說十五遍了。我現在看到同樣的手段用於支持另一種勾當，Salazar 的勾當，他親自兼任國防部長以便實行集體屠殺，這樣的屠殺只有法國人在馬達加斯加屠殺八萬無辜的人民可以與之相比。

三一．主席：我想請摩洛哥代表不要忘記我們現在並不是要討論政治情勢的實體。我們現在處理的是一個祇牽涉這一辯論應不應當展期的程序動議。

三二．Mr. BEN ABOUD (摩洛哥)：在安哥拉有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又一個殖民國家，一個北約組織國家，在那裏進行已經開始了的一場大屠殺。而我們卻在這裏眼睜睜看真誠的愛國志士揮淚不止，因爲沒有人肯爲他們作後盾，打起自由的旗幟。那些愛國志士眼看到大會結束它的工作的時候就要到了，而他們的要求還沒有被承認，他們和我們從前一樣，仍是孤立無援。他們仍是孤立無援，需要有一點時間。他們不願意無限期拖延下去，也不願意被留到最後一天。他們要有一點時間，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們要求優先審議他們的問題。

三三．昨天他們遇到了我。我告訴他們說：“如果我支持你們，有人便要指責我採取延宕手段了”。達荷美代表便竟然這樣指責一個兄弟，而不去指責在中東有一個帝國，在亞洲有另一個帝國，在非洲有第三個帝國的那個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人指責這個國家採取拖延手段，而像摩洛哥這樣一個無辜的國家卻受到了這樣指責。這是很可恥的，這件事背後那個帝國主義國家也應當覺得羞恥纔是。

三四．因此我們非常不公平地遭受了攻擊。我們對於我們的非洲同胞毫無怨恨，我們要維護真理，同我們的非洲同胞更加親近。我告訴這些安哥拉愛國主義者說，我不能支持他們的主張，因爲否則我便要遭受指責，說我採取拖延手段。

三五．就目前而言，我看我們必須閉上眼睛，在現實的路上一直奔向前去。安哥拉人民要求現在便應當研究他們的問題是很對的。茅利塔尼亞人民，就像卡坦加人民、盧安達人民和阿爾及利亞的撒哈拉人民一樣，現在遭受了分化割裂的威脅。

三六．在這裏，北約組織國家一方面以獨立為引誘，一方面卻企圖在我們的眼中撒上灰塵，指責那些國家仍然被割裂的人。摩洛哥被割裂成了七個區：它已經收回了三個，但是還有四個尚待收復。

三七．達荷美代表和同他站在一起的人一定知道這一點。我們要告訴他說，我們對於他的良心，對於他的心地的善良，具有信心。我們知道他願意為自由奮鬥，而且他曾經在他自己國中為自由奮鬥。但是在安哥拉問題上，達荷美代表沒有權懷疑情勢的嚴重，也沒有權懷疑現在哀求予以支持他們的同胞者的誠意；我們說“哀求”是一點也不錯的。

三八．我不責備法蘭西代表向會場的那一角做手勢，或和傍座的人耳語。他有權這樣做，我們和了解我們的理由的人也有權這樣做。但是在這裏我們是對大會發言，而大會應當知道它乃是戰爭與和平的唯一的監護者。如果沒有大會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就發生了。但是像我們這樣被分化割裂了的小國，沒有艦隊、噴射飛機、炸彈，什麼都沒有，祇有勇氣，祇能抱了勇氣向你們發言。

三九．然而我們卻看到紐西蘭的一個代表卻在這裏變了顏色，變成了一個主張非洲自由的非洲人。從一個人的立場，他的舉動是對的。但是他不應當來到這裏聲稱主張優先討論安哥拉問題的那些人有採取拖延手段以阻止一個兄弟國家，不讓它加入聯合國之罪。他為他自己的主張辯論是對的，但是我們卻不能不說我們與他意見不同，因為我們乃是一個被肢解了的身體的一部分；我們的傷仍在流血不止，而且我們每次看見一個非洲人來到講壇上袒護法國，我們的痛苦便增加一倍。另外還有一個不可反駁的斥責法國的理由：那就是全部法國陸軍——法國陸軍現在仍然駐紮在阿爾及利亞。這就是自由——事實勝於雄辯。祇要有法國陸軍駐紮在茅利塔尼亞，祇要有六百囚犯仍在監中，祇要有三萬難民逃到塞內加爾，祇要有二十多萬人住在我們的邊境附近，每次受到威脅便逃到摩洛哥來，茅利塔尼亞問題便是毫無意義的。

四〇．給誰獨立呢？沙嗎？山嗎？要我們把獨立給茅利塔尼亞的鐵礦，給法蘭西，給仍然在那裏的四

個軍事基地。要我們給獨立的是這些，我們定要竭力反對，縱然……

[至此，主席請發言人遵守程序。]

四一．Mr. BEN ABOUD (摩洛哥)：……我們認為應當優先討論安哥拉問題，因為那是這裏安哥拉民族主義者的願望。

四二．主席：我很高興摩洛哥代表在他最後一句話裏終於講到了正題。在此之前，他完全不合程序。

四三．已經有了代表二人發言贊成這個動議，二人發言反對這個動議，現在依照議事規則第七十六條的規定，要把這個動議立即交付大會表決。現在不能容許就程序問題發言。有人要求舉行唱名表決。要表決的動議是關於議程項目二十“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的辯論應當展期進行。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阿富汗首先表決。

贊成者：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巴西、保加利亞、緬甸、錫蘭、古巴、捷克斯拉夫、衣索比亞、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尼泊爾、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蘇丹、突尼西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烏拉圭、也門、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中國、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丹麥、芬蘭、法蘭西、加彭、希臘、冰島、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盧森堡、馬達加斯加、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爾、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魯、菲律賓、塞內加爾、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南非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上伏塔。

棄權者：奧地利、智利、哥斯大黎加、賽普勒斯、多明尼加共和國、馬來亞聯邦、瓜地馬拉、宏都拉斯、愛爾蘭、墨西哥、奈及利亞、索馬利亞、泰國、多哥、委內瑞拉。

該動議以四十一票對三十三票被否決，棄權者十五。

四四．主席：因此大會現在繼續審議議程項目二十“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

四五. Mr. PADMADISASTRA (印度尼西亞)：因為我國代表團對於這個項目的立場所遵守的原則以前已有說明，因為所牽涉的問題是非很分明，又因為大會第二期會議時間已經不多，所以我準備在說明我國代表團對於現在審議的問題的觀點的時候，力求簡短。

四六. 同時在總標題“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下，我準備分開討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請求和茅利塔尼亞的請求。我們認為這纔是應該遵循的正確程序。

四七. 事實上，我們覺得可惜的是由於蘇聯對十一國決議草案[A/L.335]提出的修正案[A/L.336]，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同茅利塔尼亞的入會問題已聯在一起。我們認為這並不是適當的或幸運的連接。

四八. 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的問題對於任何人都不能成問題，也不應成爲問題；另一方面，茅利塔尼亞的入會問題是一個特別的問題，的確很多爭議，勢必爲聯合國添上不少困難。

四九. 因此我們覺得蘇聯的修正案如果以另一個決議草案的方式向大會提出，倒是比較相宜。但是縱然所採程序與我們的意思不同，我們對於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事的全力擁護卻並不爲之減少。

五〇. 我們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符合憲章第四條規定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它能够而且願意履行憲章所載的義務，因此應當獲准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我們相信事實上早就應該准它加入聯合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繼續被摒於國際社會之外，顯然是同普遍原則以及正義與公道的基本原則相反的，因此勢必有害於本組織的威望。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情勢——這個無可辯護的情勢——很快的便可得到矯正，不久我們便能够歡迎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五一. 至於茅利塔尼亞問題，請本大會各位委員參考一下我國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審議茅利塔尼亞問題的時候所發表的聲明[第一一五次會議]。我們那個時候所發表的意見現在仍然有效。

五二. 可是，爲了避免任何誤會起見，讓我再強調印度尼西亞歡迎茅利塔尼亞人的自由與獨立，正如同我們之歡迎每一個國家以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的自由與獨立一樣。我們主張剷除世界各地的以及各種

方式的殖民主義——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上的殖民主義。對於我們之忠心於自由，是絕不可能有疑問的。

五三. 但是這裏的問題不是擺脫直接的殖民統治的問題。這裏的問題是擺脫殖民陰謀與操縱，擺脫一個殖民主義的既成事實，清除它的破壞性後果。

五四. 從殖民主義的過去產生了一個關於茅利塔尼亞的爭端。沒有一個人能够否認這個爭端的存在。在考慮十一國決議草案內所載的宣言與要求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可以忽視這個爭端。在沒有認真努力來解決這個爭端之前，便就這個問題通過一個決議，我們認爲是不合乎本組織的利益的。不管我們將來作何決定，我們的第一樁工作當然應該是促進一個和平解決，而不是在本組織以內及以外造成新的困難。

五五. 因此，雖然我們決不是懷疑決議草案提案國的純正考慮與理想，以我們的淺見，我們卻認爲爲了和平與國際間的協和關係計，最好把全體會員國政府的精力，把本組織的精力，用於替今天在非洲大陸的一部分隱隱爲患的那個爭端，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五六. 我們萬不可讓人家說，我們面臨殖民主義的一個既成事實，不過用橡皮印章批准了一下。讓我們大家一同努力來促進和平與安全。

五七. 說到這裏如果加上一句，說我們很懷疑十一國決議草案內所載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要求是否妥當，也許有一點多餘。對大會推薦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是安全理事會職分以內的事情，我們不認爲干涉或改動這個程序或實際上把它上下顛倒，是聰明的辦法。

五八. 可是，如果十一國決議草案和對它提出的那些修正案交付表決的話，我們的立場將按照我剛纔所說的種種考慮而決定。

五九. Mr. USHER (象牙海岸)：我來到這個講壇上代表我的政府和國家，支持在我之前發言並把十一個非洲國家的決議草案[A/L.335]提出來的那幾位朋友的理由。

六〇. 茅利塔尼亞是在雅翁岱(Yaoundé)組成的團體，非洲及馬拉加西經濟合作組織的一個會員國。我們抱了堅強的自信來維護茅利塔尼亞，因爲我們相信那個國家是一項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我們要平心靜氣發言，分析這個情勢和它的原因，並設法提出一個解決辦法以供大會考慮。

六一。法蘭西以一個友邦的地位同我們並肩來維護茅利塔尼亞，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當然在座各位人人知道，我們並不是始終意見一致，我國代表團尤其是在第四委員會爲了某些問題，例如種族隔離政策問題，曾經常常批評法蘭西。但是不要以爲我們來到這裏是要責罵殖民主義或反殖民主義。我們想說的話是：“我們是戰士，我們在同殖民主義作戰，但是我們要堅定鎮靜地作戰，因爲一則我們對勝利有把握，二則因爲指導我們象牙海岸的原則是：‘越是急忙，越是慢’”。

六二。我們了解安哥拉問題，而且我們乃是提交大會的那個決議草案的提案國之一。但是，我們深感失望的是，有些人不明白茅利塔尼亞問題不是茅利塔尼亞同摩洛哥之間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變成緊急的、火熱的問題，是因爲茅利塔尼亞被捲入了冷戰，是因爲這個先例對非洲來說充滿了危險。

六三。我們至今不能把關於茅利塔尼亞的辯論告一段落，是誰的過錯呢？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成規：凡是第一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大會便不舉行全體會議。這個拖延手段被用了好幾天。我們沒有能夠開會。

六四。誰不知道安哥拉問題同茅利塔尼亞問題連在一起，延緩茅利塔尼亞問題的討論，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辯論便也要延遲呢？

六五。如果要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我籲請你們在合理範圍內儘速加以討論——那末你們便應當有必要的努力，避免程序策略，讓我們使這個問題得一決定。

六六。八個月前，要不是茅利塔尼亞因爲獨立慶典時間表延遲了它的入會申請，它本是可以同跟它一樣經歷過同樣的殖民統治，有過同樣的憲政機構，經歷過同樣的發展過程的另外十一個國家一同加入聯合國的。那十一個國家被一致歡迎入會，然而當茅利塔尼亞來到的時候，門卻關上了，不得不坐在候客室內等候。

六七。最可惱的一點是從沒有一個人告訴我們這種地位的差異是從那裏來的。難道茅利塔尼亞不是一個獨立國嗎？難道它不能夠履行憲章所載的義務嗎？難道它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嗎？如果有人替我們證明茅利塔尼亞不符合這些條件，不符合憲章所定的僅有的幾個條件，這種差別待遇還可以說不無理由。但是，如果實際情形正好相反，那麼我們對這件事的

處理就太不公平，本大會如果縱容這件事就不免損及它自己的令譽了。

六八。我國代表團深信它不難證明這件事的有失公道。茅利塔尼亞這個國家面積在一百萬方公里以上，人口約有一百萬，它的經濟雖是農業經濟，可是頗有擴充的希望，因爲它的地下富有鐵礦，國際復興建設銀行已答應借款六千六百萬美元，來幫助開發它的鐵礦。

六九。這個領土是在一九〇三年變成殖民地的，而保護國到了大約一九一二年纔告成立，所以那時候摩洛哥還不在法國統治之下。可是當時摩洛哥並沒有提出抗議。事實是茅利塔尼亞與摩洛哥之間的關係同所有別的國家與非洲所有其他部分之間的關係並無不同。茅利塔尼亞同黑色非洲，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直不斷維持着關係。

七〇。自一九〇四年起，茅利塔尼亞同法屬西非的另外七個非洲國家形成了一個聯邦：那七個國家是塞內加爾、蘇丹——現在改稱馬利——幾內亞、象牙海岸、達荷美、奈及爾、上伏塔。它們有一個總督和聯邦議會，而又各自有一個提督和地方議會。在那個時期，法蘭西同那時候摩洛哥的國王維持最圓滿的關係，後者爲了保護他的王位，不肯成立一個當地的民主議會。法蘭西那時候並沒有因爲茅利塔尼亞這種民主化工作從摩洛哥王國接到任何抗議。

七一。一九四六年的憲法首先確立了非洲人在他們各自國內應當自治的原則，並建立了法蘭西聯盟。這個聯盟不包括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因爲他們拒絕參加。另一方面，我國同法屬西非的另外七個國家，包括茅利塔尼亞在內，卻形成了一個共和國，形成了統一不可分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構成部分。摩洛哥那時候祇說了一聲不願參加便能夠留在法蘭西聯盟之外，對於它的領土的一部分——茅利塔尼亞——的併入法蘭西共和國也沒有提出抗議。

七二。一九五六年，摩洛哥在它的受人民敬愛思慕的已故國王穆罕默得五世——他是反殖民主義鬪爭中在全非洲到處受人尊敬的一個英雄——領導之下經過了一番英勇的鬪爭，變成了一個獨立國家。摩洛哥的獨立是在談判之後取得的，可是無論在談判紀錄之中或是在最後協定之中都沒有提到茅利塔尼亞，雖然其中討論了法國基地、法蘭西及法國人所有的土地等等問題。



七三．摩洛哥的要求是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提出的，那時候法蘭西以綱領法把內部自治權授予那些非洲國家，及至一九五八年複決舉行之後，首先是幾內亞，然後是其他非洲領土因而變成了獨立國，那些要求纔開始更加積極不放鬆地提了出來。

七四．是不是摩洛哥寧願茅利塔尼亞是法國的一省，成爲法蘭西共和國的一個構成部分，而不願意有一個獨立的茅利塔尼亞呢？

七五．如果這樣，我們之決心不願一切爲挽救茅利塔尼亞而奮鬥，便一定被大家所了解。但是我們寧願認爲摩洛哥及支持它的那些國家之所以反對茅利塔尼亞，完全是因爲它們相信它的獨立不是真獨立，它們認爲它仍然是法國的一省。如果有那種情形，它們的反對就值得稱讚，它們的目標就可貴了。但是這種看法毫無問題是錯誤的，因爲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宣佈的茅利塔尼亞的獨立不容置疑。

七六．誠然，我們這些新近獨立的國家因爲幹部人才薄弱，不得不籲請比我們發展程度較高，比較得天獨厚的國家給我們技術協助。聯合國自己也認爲派遣顧問乃是一項必要事務，不但對於世界和平而且對於這些年輕國家的發展和加強它們的獨立都是一種貢獻，這一點從下列事實也得到了一個明證：在我們之前得到獨立的國家如摩洛哥、突尼西亞等把它們實現獨立時所有的法國技術人員全部留下，而且確立摩洛哥獨立的協定還附有關於合作的協定。

七七．一九五五年在 *La Celle-Saint-Cloud*，摩洛哥簽訂了所謂“休戚相關的獨立”協定。*Prince Moulay Hassan* 統率了有法籍軍官服務的摩洛哥陸軍。摩洛哥的憲兵也有法國人。然而摩洛哥是個獨立國。

七八．我們那時候絲毫不懷疑摩洛哥的獨立是真正的獨立。可是，茅利塔尼亞實現獨立，並沒有簽訂任何合作協定，僅同法國簽訂了移交權力的協定。現在，茅利塔尼亞以前是法國殖民地而現在沒有任何協定同法國連在一起的少數國家——包括摩洛哥在內——之一，因此我們認爲茅利塔尼亞現在的獨立看起來比摩洛哥在 *La-Celle-Saint-Cloud* 協定之後的獨立還要真實。

七九．不過我國代表團覺得應當提高辯論的水平。茅利塔尼亞之所以不能像以前法屬西非的其他七個國家一樣加入聯合國，那並不是由於一個前殖民地國家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因爲茅利塔尼亞成了冷戰的犧牲品。

八〇．六十二個國家已經承認茅利塔尼亞是一個獨立國家。此外，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還送給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統一封慶賀的信，聲明蘇聯政府認爲茅利塔尼亞宣佈獨立的成就乃是一大進步。那就等於事實上的承認。

八一．事實上，每一件事情不過是一個長的過程中的一步，十月革命對這個法則也不例外。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四月蘇聯到另一個世界作一短期旅行又回到地球上來爲止的那個時期便是一連串的進步。讓茅利塔尼亞也有機會一步一步地走上有經濟擴充爲保障的獨立。

八二．組成聯合國的國家大多數已經准許茅利塔尼亞加入以民主與國家平等原則爲決定因素的那些專門機關以及有關聯合國機關：例如，世界衛生組織、非洲經濟委員會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技術合作委員會。茅利塔尼亞之所以還沒有能够在這個最高的國際論壇取得它應得的地位，成爲這個大會的一個委員國，完全是因爲它遭遇了一個答應遵從民主與平等原則的大國在一個聯合國機關中所投的否決票——在那個聯合國機關，貴族原則與不平等佔了上風，表決權不以人口多寡而以經濟力量與財富爲定。

八三．歷史證明否決權乃是獨裁者與專利暴君的武器。我們將來有一天也許會有機會把所有的聯合國的機關都民主化。但就本案而言，我們發現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許爲洩恨起見，竟然使用了獨裁者與暴君的這個武器。

八四．自一九四六年起，東西之間便因蒙古而起了爭端。造成這個情勢的時候尚在殖民主義羈絆之下的非洲人，對於它有什麼責任可負呢？難道我們到頭來已墜入這樣一個可笑的或是可悲可笑的局面，眼見一個倡導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國家居然同殖民主義者進行商業交換，以外蒙古換茅利塔尼亞；以中國換坦干伊喀或獅子山嗎？這是何等樣的一場惡夢，這是何等喪心病狂的行爲！爲了公道、正義與平等，爲了我們在聯合國的態度與行動唯一應該遵循的這些原則，我們願意投票贊成蒙古加入聯合國。但是，你們的爭執千萬不要把我們也裹在裏面。那樣就會危害世界安全以及爲了鞏固我們的獨立起見必不可少的和平。

八五．這個情勢已經產生了兩個後果。第一，它使茅利塔尼亞各黨團結起來了。那哈達黨（它是反對黨，同阿拉伯聯盟有某種聯繫）、茅利塔尼亞國民黨及茅利塔尼亞團結黨，面臨了世界強國把茅利塔尼亞

犧牲在冷戰的祭壇上的危險，已經重新改組，效法別的非洲共和國、別的姊妹國家，大家一同組成了一個黨：叫做茅利塔尼亞統一黨。因此那裏現在已沒有內部分裂，任何人都不能以此為支持其議論的藉口。

八六．但是這個情勢也產生了一個不幸的後果，因為茅利塔尼亞現在的困難處境令人感覺到像我們這種年青的非洲國家前途十分渺茫、十分飄搖不定，使它們更加需要為生存而奮鬥，團結自衛，縱然不情願，卻不得不設法取得一個大國的保護，以免遭受別國的威脅。我們懷疑到明天為了解決裁軍問題會不會把獅子山犧牲，為了解決中國問題會不會把坦干伊喀犧牲。我們要訴之於那些為獨立而奮鬥的小國的良心，要求他們團結起來以免變成這個冷戰中的走卒。我們要訴於大國的良心，請他們承認強者的統治並不就是正義的統治，而且強權不是公理。

八七．為了以上理由，我們相信這個民主的大會，既然忠於人民、種族與國家平等的原則，如最近在第十五屆會准許許多非洲國家加入為會員國，及通過反殖民主義的決議案所證明——既然忠於世界安全與和平，保護弱小不受強大的欺凌——便不能不建議安全理事會讓茅利塔尼亞入會，以矯正這個彰明卓著的不公正局面。

八八．Mr. KALENZAGA (上伏塔)：我國代表團特別高興為茅利塔尼亞辯護，因為上伏塔曾經同茅利塔尼亞在以前做法屬西非的一羣領土內過着共同的政治與行政生活共達五十多年。共同的聯邦機關把這八個領土彼此親密地連結起來。在這一段長時期內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誰對茅利塔尼亞的全部或部分領土有任何的要求。這些以前的殖民地現在都在殖民主義時代的領土範圍內各自恢復了自己的獨立與國家主權。在每一個領土，民族意識由於五十多年的共同命運，過着同樣的生活，遵守所有各族共同的法律而形成並且加強了。這些國家在運用民主辦法管理其自己的事務上有長時期的準備，各自取得了自己的不可剝奪的國格。現在所有這些國家——不幸除了茅利塔尼亞以外——都是聯合國會員國。本人現在有榮幸在這裏發言，便是以它們和許多別的國家的名義。

八九．在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之末，十一個國家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A/L.335]請大會審議准許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獨因為蘇聯的否決票，安全理事會沒有能夠推薦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這個問題留到了本屆會的第二期會議，成

為我們現在議程上的一個項目。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努阿克巧特盛大慶祝它的獨立，從世界各地來了許多代表團參與那個慶典。茅利塔尼亞已經被六十二個國家承認，若不是因為我說過的那個不幸的否決票，我們一定早已歡迎它進入聯合國了。

九〇．自從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結束以來，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已經獲准加入了幾個國際及區域組織。第一個組織是非洲經濟委員會，茅利塔尼亞是在它的第三屆會加入的；其次是世界衛生組織，茅利塔尼亞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間它在新德里舉行的第十四屆會加入的；最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技術合作委員會，茅利塔尼亞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間它在拉哥斯舉行的第十六屆會加入的。在不遠的將來，政府間海事諮詢組織、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勞工組織、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等也將准許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加入為會員國。

九一．摩洛哥最近對茅利塔尼亞提出的領土要求使獨立之前反對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政府的反對派羣起擁護政府，因此得以實現前此難於實現的全國團結。這種團結是茅利塔尼亞領土完整的最好保證，也是在國際和平與友誼的環境下加強它的獨立的最好保證。

九二．茅利塔尼亞人民簡直不能相信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的事情居然因為一個國家逞其私意而被耽擱了，那個國家宣稱它極端尊重各國人民要求自由發展的願望，然而由於它所採的立場，使反對獨立與人民自決的人反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鼓勵。茅利塔尼亞政府和人民也不能了解茅利塔尼亞國現在既然是一個事實，為什麼准許它入會的問題仍要靠低賤的討價還價和交換。茅利塔尼亞人民對自己的命運抱有信心，要向全世界宣佈它決心要保障它的領土的完整，確保它的自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尤其是深信本大會的智慧與公道精神，茅利塔尼亞希望不久便能在世界各國組成的這個大家庭裏取得它應得的地位。

九三．蔣先生(中國)：因為達荷美和上伏塔的代表對這個問題具有深切的知識，他們已經說了話，所以我覺得沒有發表長篇演講的必要。因此我準備力求簡短。

九四．在去年十二月之初，茅利塔尼亞問題曾在安全理事會第九一一次會議討論。我國代表團當時認為茅利塔尼亞具備聯合國會員國的全部資格。因此當



法蘭西同突尼西亞代表提出一個推薦茅利塔尼亞入會的決議案的時候，我國代表團認為投票贊成那個決議案是一樁很榮幸的事情。我國當時在安全理事會的立場，也是我國代表團今天在本大會的立場。

九五．一九六〇年在聯合國常常被人視為非洲年，這是很有理由的。我本來希望茅利塔尼亞可以像許多別的非洲國家一樣被熱烈歡迎加入聯合國。不幸，實際情形並不如此。茅利塔尼亞的申請遇到了摩洛哥的反對。我不願自認為有資格裁斷摩洛哥的要求。我只想表明如果摩洛哥與茅利塔尼亞之間將來要有聯盟、聯邦或某種聯繫，我國代表團認為這種聯繫必須用自決的途徑來實現。換句話說，如果茅利塔尼亞人民自由決定同摩洛哥合併起來，成爲一個聯邦，或是以某種方式彼此聯合起來，誰都不能反對它。只要茅利塔尼亞人民像現在那樣，希望保持獨立，聯合國便應當維護茅利塔尼亞的獨立。爲了這個理由，我國代表團準備投票贊成十一國決議草案[A/L.335]。

九六．茅利塔尼亞的申請沒有同任何別國的申請連起來的理由。我們的憲章規定對每一件申請必須按其本身的是非來加以研究。對這個問題，是不容有任何異議的。國際法院已經提出了一項諮詢意見，<sup>1</sup>其中說核准一項申請以核准另一項申請爲條件，或是把一項申請同另一項聯繫起來，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就本案而言，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把茅利塔尼亞的申請同外蒙古的申請連在一起。對於外蒙古一案，我國代表團反對它的申請，理由完全是因爲外蒙古並非真正獨立。這仍然是我國代表團現今的立場。

九七．Mr. MACHOWSKI (波蘭)：我們目前審議的是十一個國家關於准許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事所提出的一件決議草案 [A/L.335]，及蘇聯對這個決議草案提出的一件修正案[A/L.336]，主張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應當獲准加入本組織。

九八．這個問題曾於大會本屆會第一期會議期間在安全理事會[第九一一次會議]加以討論，但當時的審議沒有產生任何結果。主要理由是西方國家倔強不肯承認蒙古的權利，雖然它符合當一個聯合國會員國的全部要求。

九九．蒙古人民共和國自從成立以來，便始終採取和平與國際合作的政策。蒙古人民用了全付力量來建立並擴充蒙古同別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關係。蒙

古人常常呼籲裁軍及和平，並且大聲疾呼反對冷戰及軍備競賽。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同許多國家有外交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其人口總數佔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蒙古已大規模擴充了它同別的國家的貿易關係，因而不斷增加了它的對外貿易量。它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會員國，並積極參加了種種國際會議。

一〇〇．蒙古一天高一天的聲望是同它內部政策的成功有密切的聯繫的。容我引證一九六〇年六月份“世界今日”(The World Today)月刊登載的關於這個問題的一篇目睹者報告，這個雜誌是國際問題皇家學會所編，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篇文章說：

“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內的巨大改變、工業農業的成長、衛生服務的建立、國際及國內航空鐵路及卡車運輸事務的管理、印刷與出版等等，使教育上不得不有英勇的建設。新設學校爲全國服務，另有若干高等教育機關，包括大學一所，以供學生進修。各種書籍，包括民間文學、格言及詩集均有出版，由書店及露天書攤廣爲推銷。一個小規模的電影業正在成長，國家戲院可以演奏國際節目，標準甚高。一個外籍遊客立刻可以看出蒙古已經可自給一個現代國家的全部必需品——教育、衛生服務、交通等都可以視爲當然不成問題。”

一〇一．蒙古人民有一個聰明的格言。他們說，“你不能以手掌掩住太陽。”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與輝煌成就是真實可見的事實，忽視這些事實，就是犯了政治上的盲目症。

一〇二．我們面前有兩件申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申請。一件是茅利塔尼亞的申請，時間較近；另一件是再過幾個月便立國已有四十年的一個國家的申請，這個國家是最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一個國家。

一〇三．我們聽了不少主張准許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的議論，但是任何人都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證明爲什麼應該拒絕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入會申請。事實上，從來沒有人爲延遲准許蒙古加入聯合國提出任何有力的理由。

一〇四．廢除對蒙古共和國的歧視不過是最低限度的公道，而且符合聯合國的普遍原則。不用我說，這種歧視是同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以及聯合國促進所有各國不分它們的社會制度彼此合作的任務全不相干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印度總理 Mr. Nehru 於一九

<sup>1</sup> 准許一國加入聯合國之條件(憲章第四條)：國際法院報告，一九四八年，英文本第十二頁。

六〇年十月三日在大會〔第八八二次會議〕說排除和平的蒙古人民於這個組織之外是絕對的錯誤，因此他竭力建議准許蒙古加入世界各國組成的這個團體。

一〇五. Mr. BERARD (法蘭西)：我不願回答摩洛哥代表剛纔關於我國所說的那些失於檢點的話。他平心再讀一遍之後，就會知道他沉不住氣。惱怒時的話是不可聽的；有人甚至說壞脾氣表示良心有愧。

一〇六. 大會要表決十一個非洲國家，即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加彭、象牙海岸、馬達加斯加、奈及爾、塞內加爾及上伏塔就准許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加入本組織事所提出的決議草案〔A/L.335〕。這不是一項新的要求。這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一一次會議〕這些國家在十二月三日安全理事會會議之後提出的。

一〇七. 蘇聯代表團於十五天前否決了准許茅利塔尼亞入會的提案，當時拒絕討論這項要求；他援引議事規則第一百二十一條，聲稱這個提案的案文沒有在會議前一天分送各代表團，據他說這不能認為祇是一個程序問題。然而在十二月三日，雖然提案的案文根本沒有分發，蘇聯代表卻毫不遲疑，要求安全理事會立即予以討論。

一〇八. 十一個非洲國家的要求乃是第一委員會及以後在安全理事會舉行的辯論的正常結果。摩洛哥曾經要求第一委員會〔第一一〇九次會議〕審議拉巴特政府稱之為“茅利塔尼亞問題”的項目。

一〇九. 十二月十八日，十一個非洲國家的發言人在大會〔第九五四次會議〕強調第一委員會的情勢已經因這個問題的撤回而廓清了。因為印度尼西亞、阿富汗、印度及伊拉克先後提出的提案都沒有得到多數，發動那次辯論的人終於不得不縮短那次辯論。

一一〇. 十二月三日及四日，屬於非洲、亞洲、北美及南美、歐洲的八個會員國宣佈贊成准許茅利塔尼亞入會。另一個亞洲國家錫蘭棄權。兩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波蘭與蘇聯投了僅有的反對票。爲了阻止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被推薦到大會去起見，蘇聯不得不使用它的否決權。

一一一. 爲了抗議這一不公平的事情，並請安全理事會糾正起見，十一個非洲國家提出了我們現在審議的這個決議草案；這十一個非洲國家的發展路線與茅利塔尼亞相同，它們被一致准許入會，而茅利塔尼亞的申請卻被拒絕，使它們對於茅利塔尼亞的命運深感關切。

一一二. 法蘭西無保留支持這個決議草案，並將投票贊成，因爲這個決議草案的案文沒有一段使我們感覺絲毫的猶豫，讓我們再讀一遍。誰都不能不注意到下面這一個人人承認的事實：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會曾有八理事國投票贊成推薦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入會之決議草案，但因有一常任理事國反對，致未向大會提出此項推薦。”

對於這樣的措辭我們有什麼不贊同之處？我們又怎麼能够不承認：

“…爲聯合國前途着想，實應准許所有具備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所載條件之申請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

同時下面這一點也是無可懷疑的，即：

“…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係憲章第四條所指之愛好和平國家，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義務，因此應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最後，我們於理當然應請：

“…安全理事會注意大會關於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應准予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此項決定”。

一一三. 法蘭西自然會支持這個提案，因爲它已經與在安全理事會代表非洲的突尼西亞聯名向安全理事會推薦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入會，如同它曾經推薦另外十三個說法國話的非洲國家於一九六〇年加入本組織一樣。

一一四. 我已經在第一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中說明了爲什麼應當准許茅利塔尼亞獨立的那些地理、歷史、人種與政治考慮。我已經述敘了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像進化過程和它相同的另外十一個非洲國家一樣達成獨立的情形。我並且曾經指出我們對於這個年青的國家被牽連在內的爭議怎樣覺得惋惜。我不準備再重複那些議論。

一一五. 我也不打算反駁把法蘭西承認茅利塔尼亞獨立的事說成一種殖民主義詭計的那種無聊謬言。爲了責斥那種話起見，我只準備提出一點：如果法蘭西不承認它對茅利塔尼亞人民所承擔的義務，反而去企圖阻止茅利塔尼亞達成獨立，支持摩洛哥的要求，明知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具備一個國家的全部特徵而拒絕准許它所要求的國際地位，在那種情形下法國又將遭受怎樣應得的責備呢？

一一六．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的情勢十分顯明。自從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它便是一個完全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國家。到現在六十五個國家已經承認它是一個主權獨立國；而且在茅利塔尼亞慶祝獨立那一天，蘇聯自己也對它送致賀電，雖然五天之後，爲了完全不同的理由，它反對茅利塔尼亞進入聯合國。事實上，蘇聯承認茅利塔尼亞的獨立是毫無保留的，它曾正式要求茅利塔尼亞政府准許 **President Brezhnev** 乘坐的那一架蘇聯飛機飛過茅利塔尼亞領土並且爲了技術原因在純奎堡 (**Fort-Trinquet**) 降落。

一一七．所有茅利塔尼亞申請過的專門機關或區域組織，無不接受它爲會員國，這還用我說嗎？這就是十一個非洲兄弟國家要求安全理事會重新審議並要求大會向理事會建議重新審議其入會申請的一個國家。

一一八．摩洛哥代表提出了領土的考慮。他談到了他所謂他的國家的統一問題，告訴我們說這個統一對於摩洛哥人民與政府是同獨立一樣的可貴的。我國與摩洛哥有那麼多的聯繫，所以祇要摩洛哥能實現它的合理抱負，我國無不歡欣鼓舞。但是摩洛哥政府能够漠視茅利塔尼亞人民所表現的獨立願望嗎？如果有領土爭執的話，難道摩洛哥不能等到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以後再同它解決嗎？摩洛哥代表聲稱根據公道與歷史權利，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應爲摩洛哥王國所合併，把該國南部邊界從塔拉亞 (**Taraya**) 移到以空中距離計一千五百多公里以南的塞內加爾河河岸上。這個要求如果有道理的話，在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之後也不會有什麼阻礙，儘可如願以償。本組織不是曾經目睹它的兩個獨立主權會員國合併爲一，絲毫沒有受到任何阻礙嗎？

一一九．在這種情形下，摩洛哥真有任何理由來反對茅利塔尼亞加入本組織嗎？反對對它有任何好處嗎？茅利塔尼亞在所有各方面都是它自己的主人。如果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的政府和人民想同它的無論那一個鄰國建立特殊的關係，它們儘可隨意去建立。這純粹是它們自己的事情。法蘭西祇盼望一件事，即摩洛哥王國與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能够建立起早已有了充分準備而且他們也有充分理由去繼續促進的那種親密的友誼關係。

一二〇．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是不同種族的人彼此和平共處的一個好榜樣；它的居民在六十五萬以上，多數是阿拉伯人及巴巴里人 (**Berber**)，其中也有

許多族是從最黑的非洲來的，在這個國家生活中特別活動。

一二一．自從一九五八年以來茅利塔尼亞政府的首長已經說過了許多次：

“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由於它的人種、由於它的地理及政治情勢，可以在非洲於黑色與白色非洲之間作爲一個滙合之處。”

茅利塔尼亞唯有同有關的所有各國人民都親密合作纔能够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我國和摩洛哥也和提出本決議草案的那些非洲國家同有友好的關係，對於我們所衷心盼望的這樣一個結果，只有歡迎之不暇。最後，我願就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正案 (**A/L.336**) 略加評論。如果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安全理事會那次會議的時候，法國代表團拒絕討論蘇聯關於准許蒙古入會的要求的話，那是因爲那個要求沒有及時提出，而且似乎是企圖阻擋茅利塔尼亞的要求被接受的一個託辭；同時也是因爲我國不願意也不慣於在事關另一國命運的時候討價還價。

一二二．蘇聯代表告訴我們說蒙古人民共和國請求入會已有數年之久。在那幾年之中，蒙古一案曾被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討論了許多次。在那些辯論期中，我國代表團從沒有投票反對准許蒙古入會。不僅如此，而且在那九年期中，我國代表團曾經兩度，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次是在一九五五年，投票贊成准許蒙古入會。這就等於說法國代表團準備表示贊成由安全理事會再度審議蒙古入會的問題。

一二三．**Mr. BEN ABOUD** (摩洛哥)：幾分鐘前我來到這個講壇上贊助先討論安哥拉問題的時候，我提起了我國以及像我本人這樣一個愛國者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因爲那是殖民主義所造成的一個民族問題。

一二四．摩洛哥的民族主義有兩個標語：第一個是自由，那就是說國內及國際承認的獨立；第二個是領土完整，因爲沒有領土完整，殖民主義的禍害便像戴木克里斯之劍一樣，永遠懸在我國領土被割掉的那一部分的頭上。

一二五．我不幸被迫對於我的幾位兄弟所說的某些話行使答辯權利。對待一個兄弟國家自然比對待一個同你沒有手足關係的人，心中較爲敏感。我因此迫不得已要對每逢茅利塔尼亞問題在本大會討論的時候便聽見的誹謗我國的那些話，行使答辯權利。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你們大家都知道在我們討論茅利塔尼

亞問題的六個月中，摩洛哥始終很有禮貌地保持緘默。它從沒有回答任何攻擊或誹謗我們的話。但是後來這種攻擊及誹謗的話開始被一般公眾視為摩洛哥的立場脆弱及摩洛哥代表團良心有愧的證據，外交官畢竟首先是它本國的一個公民，因此有權也有義務正面應付這種誹謗之詞，起來反駁這種不公平的話，並維護他憑良心和情感所知道的真理。

一二六。六個月來，我們一直沒有提出任何答辯。我們仍然相信非洲人同非洲人講話的時候，最好能用理智及勸導的聲調、熱忱而堅定的語氣，以便終於能夠說服那一邊，正如在我們追求真理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貢獻出他自己的聰明才智來破除黑暗一樣。但是，如果竟然說一個兄弟國家，一個像摩洛哥這樣的一個兄弟國家是一個殖民主義的擴充主義的國家，而且在使用拖延手段，那就造成一個悲痛的局面，使人覺得非常痛心了。如果攻擊我們的話出於一個殖民主義國家，我們也就不以為意了。我們自己便曾經被那個殖民主義國家的軍隊所鎮壓。但是當那些話出自一個兄弟之口的時候，我們便無論如何有權真心誠意地予以答辯；外交固然時常可以有其任務，但是真誠必須高於一切。

一二七。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覺得必須清楚地、堅定地、坦白地提出一次答辯，而我們的答辯是光明正大的、堅定的、坦白的答辯，其證據就是今天早晨我們曾經私下同某幾個代表團接觸，告訴它們說雖然我們保持了緘默六個月，但是如果這種攻擊繼續不斷，越來越深中人心，我們便不能再保持緘默。因為謊話固然是謊話，第一次或許第二次聽到的時候，固然會把它當成謊話，但是如果重複又重複到了一千遍以上，也許就會被人信以為真。正因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懇求我們的非洲同胞不要玩殖民主義者所發明的這一套把戲，受了它的挑撥而彼此之間互相爭吵好讓它站在一旁訕笑我們。在這裏我們又被牽連在像卡坦加、盧安達及茅利塔尼亞式的獨立滑稽劇裏面，正如同荷蘭現在在西伊里安以印度尼西亞的利益為犧牲而排演的那一幕劇一樣。

一二八。這裏我們又親眼看到帝國主義國家在它們那些貪得無厭，決心在世界各地都維持勢力範圍的盟國支持之下，剛纔在非洲和亞洲所扮演一幕滑稽劇。但是這乃是最悲哀的一幕滑稽劇，因為它的主角和它的故事演進都是以欺騙那些不知情勢真相的國家的天真純良為根據，以從前的殖民地主人所建立的並控制

的某些政府的俯首効命為根據，那班殖民主義者對我們也曾這樣對待，把我們的國王放逐出境，用一個無知的老人來代替他，然而卻沒有成功。幸喜許多國家沒有落入假獨立的圈套。某些年青的非洲國家仍然保持它們思想上的獨立，它們的代表在這裏同我們坐在一起，我要向那些國家致敬，我們無論私下或當眾都對它們如此說。但是人人都知道，這種痛苦的喜劇遲早將要像莎士比亞的悲劇一樣，以玉石俱焚的災禍告終，受禍最劇烈的將是那些做壞事的人自己，他們比歷史上所有那些不顧信義的英國還要惡毒。這種痛苦的喜劇以背信食言開始，也以背信食言告終。

一二九。法蘭西與摩洛哥之間的全部爭議起於摩洛哥相信和平安靜的雙邊談判而法蘭西卻對它背信食言；摩洛哥仍然信守和平談判的精神，雖然法國背信食言，利用它的強大的宣傳機構來欺騙許多單純的國家，那些國家祇要稍加思索調查，便會從新殖民主義的騙局之中醒悟過來。

一三〇。今天法蘭西想要使它的背信行動得到國際批准。像比利時一樣，法國正在千方百計，經由同樣的道路但是使用更要冷酷的手段，從一個國家割掉一個向來是其國土一部分的省份。比利時在剛果由於環境使然，侵略行動不能不引起吵鬧而法國卻十分當心，採取了一條蛇那樣的平滑的、不聲不響向前走的行徑。一條蛇在突然咬人予以致命重創之前，它的行動總是平滑的、不聲不響的。

一三一。摩洛哥在不久以前便被分成了北部和南部，所以我們的有幾位非洲朋友很自然地便把這種劃分當成一個應當維護的理想；我們要把這一個“卡坦加化”行動作為定局。這是很令人痛心的。

一三二。比利時在卡坦加，法蘭西在茅利塔尼亞，採用了“巴爾幹化”手段，把它當作戰敗了的垂死的殖民主義的最後一張牌。荷蘭在西伊里安以印度尼西亞為犧牲者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這些巴爾幹化行為的事例彼此十分相似。法蘭西的行為之唯一新奇之處是挑撥非洲人互相攻擊，而它自己則假裝善良，眼見它的奸計得售而搓手稱快。這是很令人痛心的。在聯合國的走廊上，你們也可以看見新殖民主義者他們挑撥非洲人互相爭鬪成功之後，臉上露出的笑容。這是很令人痛心的。新殖民主義安坐在它的寶座上，對全世界發出嘲笑。它有什麼權利說別國是不顧信義的國家呢？

一三三。但是卡坦加的巴爾幹化和茅利塔尼亞的巴爾幹化彼此相似之處很快的便拆穿了假面具，讓人

們看出事情的真相。在比利時、在卡坦加和法國在茅利塔尼亞的行爲之間，我們準備只舉出十二點相同之處，摘要提出以節省時間。

一三四．把外國人在以前的殖民地的國土內策劃與挑動的這兩個分裂運動加以比較，便可以使我們了解不顧信義的意義是什麼。摩洛哥是法蘭西不顧信義的第一個受害者；其次便是某些單純的兄弟國家，它們因爲缺乏知識，上了強有力的法國宣傳機構在新猶太帝國主義支持之下在非洲與全世界發動的那種不顧信義的宣傳的當。

一三五．第一個相似之點是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都一直是它們的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茅利塔尼亞從來沒有同摩洛哥的其餘部分分開。把法國在世界各地的宣傳都加在一起，重複到百遍以上，也不能改寫歷史，從其所好。正相反：偽造歷史只會使新殖民主義者更加聲名狼藉。我們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所以無須重複我國代表團以前的言論，甚至也沒有必要再提到已經分發的那些文件。

一三六．摩洛哥的南部和北部對於摩洛哥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在人事活動的所有各方面，從地理以至於我國人民的精神遺產，都不斷有其貢獻。這便是新殖民主義所以害怕真正民情的流露的一個主要理由，也正因爲這個理由，爲了鎮壓民情起見，所以它把監獄中裝滿了優秀的愛國志士，並且迫害所有忠於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的人。我所指的是此刻在茅利塔尼亞身陷牢獄的那些人。在人口總數爲六十二萬，學齡兒童中只有百分之四就學的一個地方，他們的人數共有六百之多。換句話說，全部優秀分子現在都被關在監中。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殖民主義現在在茅利塔尼亞能够維持它自己，全靠在那裏駐紮一支強大的軍隊，全靠它能够控制現在以一個虛構的共和國的名義被佔領的那個地區的財政。唯有撤退軍隊纔是言而有信的證據。

一三七．第二個相似之點是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各自形成本國國土的一部分，都不過是中央當局管理之下的省分而已。就摩洛哥來說，這便是北部和南部的全部歷史的關鍵。此外，這些省也從來沒有成爲一個聯邦的成員；它們一直是單純的省分。正因爲這種強有力的聯繫，所以纔不得不挑動及製造分裂運動。這種目的在於把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同它們的國土的其餘部分分開的陰謀，本身便是證據，足見以前有何等堅強的聯繫，以及現在的“巴爾幹化”活動如何的牽強。

一三八．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三個相似之點是這兩個省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是同祖國分開的獨立個體。正相反：它們乃是被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瓜分而後來又巴爾幹化的大的個體、大的國家的一部分。在茅利塔尼亞，這一點現在至爲明顯。像摩洛哥最南部分各地的情形一樣，甚至人民聚居人數最多的地方，也不過是很小的村鎮而已。那裏從沒有一個都市可以說是早先獨立時期的一個遺跡。自從法國背信食言以來，法蘭西殖民主義便用盡了力量要想製造一個叫做努阿克巧特的新都市，那個地方去年年初的人口不過四百人，連一座旅館都沒有。在扮演獨立日慶典喜劇的時候，客人被安插在所有可以暫時安身的地方，甚至安插在一個臨時改成住所的學校內。那一天法帝國主義總算使人忘了在它的名下記的下列幾筆帳：印度支那的七年戰爭，阿爾及利亞的七年戰爭，突尼西亞國王之流亡國外，喪身他邦，摩洛哥國王的被驅逐，在Sétif的大屠殺，至少四萬人在阿爾及利亞送掉性命，在馬達加斯加發生的屠殺案，以及當它在繼續進行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它在寮國的種種陰謀的時候，它卻披上魔鬼的外罩把獨立慷慨地賜給摩洛哥的領土的一部。

一三九．第四點相似之處是這種分裂運動，這種獨立的滑稽劇是在受害國的國家政策達到真正獨立自主的時候纔排演出來的。比利時本來只要給剛果一個獨立的外表，一種假獨立、一個實際上容許它維持政治、行政及經濟控制的烟幕。同樣的，法蘭西在摩洛哥本來希望可以繼續駐紮它的佔領軍，保留它的空軍及海軍基地，像德木克里斯之劍一樣懸在我們國家和政府的頭上。

一四〇．基於同一種心理，法國政府要想同現在解放了的摩洛哥締結可以使法蘭西新殖民主義對摩洛哥永久維持統治的協定。換句話說，比利時在剛果，法蘭西在摩洛哥，都蓄有一個秘密的願望，想把我們兩個國家變成真正的衛星國，連政府也要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勢力之下組成的。但是因爲解放了的非洲愛國主義躲開了新殖民主義在剛果和在摩洛哥的陷穽，又因爲真正的愛國主義正在爲真正的政治及經濟獨立而工作，於是外國陰謀很快地便開始製造傀儡，煽動分裂運動。卡坦加與茅利塔尼亞之間唯一不同之處是在剛果這種活動是鑼鼓喧天，用聯合國軍隊做的，而在茅利塔尼亞法蘭西殖民主義的背信無義行動處處出於冷酷秘密方式，使用草中蛇不聲不響平滑朝前走的作風。

一四一．如果我們沒有要求從解放的摩洛哥撤退外國軍隊及基地，沒有實行政治及經濟上不依靠人的政策，總而言之，如果我們甘願作附庸、為他人傀儡的話，殖民主義國家定會爭先設法來保全我們這兩個國家剛果和摩洛哥的統一與領土完整了。連茅利塔尼亞的名字也不會白日說夢一樣被人憑空造出或保留；唯有人民通用的阿拉伯地名 **Chenguit**——茅利塔尼亞的真名——纔會被採用。如果你同這個地區的一個牧人或一個農人談什麼茅利塔尼亞的話，他不會明白你在談什麼，因為大家所知道而且在普通語言中所用的名字是摩洛哥地名 **Chenguit**。這足以清楚證明殖民主義國家利用它的強有力的宣傳工具能做到些什麼事情，而我們的唯一辦法則不過是偶然在這裏發表聲明而已。

一四二．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五個相同之點，或者說可以相比之點，是這兩省都屬於以前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殖民統治之下的國家，分裂主義者活動是在殖民國家軍隊的武裝干涉和通過其軍事及技術人員來進行的。無論在剛果南部或是在摩洛哥南部，都根本沒有即無外來殖民國家佔領也可能發生的那種正常的自然的分裂運動。正相反，那裏的分裂運動與當地人民的意志相反，是殖民主義國家的軍隊煽動起來的，也只受到他們的支持。此時此刻法國軍隊便分佈在茅利塔尼亞各地，其背後撐腰的戰略據點和那個地區的各處戰略基地一樣的強大。

一四三．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第六個相似之點是人民不但不希望而且正在積極反抗這種分裂運動。名為茅利塔尼亞的那個地區面積比法蘭西兩倍大，人口約有六十二萬人。我剛纔說過，學齡兒童之中大約百分之四入學讀書；佔領了五十年之後，學齡兒童只有百分之四可以入學！這個數字表明所謂“優秀分子”，至少在現代用語上叫做“優秀份子”的人，一定數目很少。少得很。可是請大家好好注意這一點，注意法蘭西怎樣冷酷地幹了最殘忍不義的事情：這些優秀份子幾乎已全部關入監牢。這就是你們之中承認了茅利塔尼亞的人所承認的事：那個地區的優秀份子被法蘭西帝國主義的盲目力量弄得癱廢無力，視同奴隸拳打腳踢。而你們稱之為人民自決和獨立。

一四四．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為的是要想使那些承認了茅利塔尼亞的獨立的人知道他們上了一項真正背信滅義行為的當。我們並不責備他們，只有責備法國殖民主義。但是我想使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就等

於承認卡坦加的獨立——那個地方也是滿監牢都是愛國志士和受害的人——以便他們那種只會對殖民主義國家有利的茫然不知事實真相的情形，一旦排除之後，他們豁然明亮的良心就會迫使他們改變態度。

一四五．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七個相同之點是它們的礦藏都是巨大的天然財富的一個來源。卡坦加有一個強大的公司叫做 **Union minière du Haut-Katanga**，比利時政府握有那個公司的股份。剛果危機中的一切壞事情都是這個公司和同類的其他公司暗中幹的。在茅利塔尼亞，有兩個大公司，一個叫做 **MIFERMA**，一個叫做 **MICUNA**，正在開發那裏巨大的鐵礦和銅礦礦藏。這兩個公司有許多外籍投資家，這便說明了北約組織裏殖民主義幫團的神聖同盟。再者，幾乎所有各地的這種礦業獨佔企業無不牽涉現代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系統裏最封建的機關之一，**Banque Rothschild**。兩年前便是這個銀行迫使設在華府的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給 **MIFERMA** 一筆借款，它的借口是這是對一個新的獨立非洲國家放款。這也是很令人痛心的，因為在我們的眼光中，世界銀行乃是一個所謂國際機關。由於 **Mr. Rothschild** 的親身干預，所以世界銀行纔終於答應茅利塔尼亞的 **MIFERMA** 一筆借款，足見甚至像世界銀行這樣一個國際機關也存有金融封建主義的精神。

一四六．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八個相同之點是新殖民主義國家除了控制正規軍隊或所謂正規軍隊之外，還控制了所有的警察及憲兵部隊。這一點十分重要，說明警察恐怖制度所以能在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存在的原因。如果法蘭西和比利時想要證明它們言而有信，它們就必須立刻撤退它們的武裝部隊，放棄對當地警察及憲兵的控制。

一四七．我的兄弟們，我們非洲人都嘗過了淪為殖民地的苦頭，但是我們知道唯有恐怖、陰謀和甘為傀儡的政客纔能够使佔領國管理與控制我們的領土，我們也知道自由與殖民主義國家之盤據不去，乃是兩個不容並存、互相矛盾而且也絕對無法調和的東西。

一四八．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九個相似之點是這兩個地區都成立了傀儡政權。因為監獄中裝滿了愛國志士——其中有些人現在和我們一同在此處，包括茅利塔尼亞的若干最偉大的領袖——又因為殖民主義國家要想使全世界都以為那裏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所以便不得不設法找到不反對他們所定的政策，而相反的能為之効勞，因而有資格得到“母國”支持的



那種政客。這些傀儡一旦維護他們自己國家的理想，採取了真正與全國願望相合的政策，他們就自然不再是傀儡，和其餘的愛國志士一樣立即被投入監牢。

一四九．真的愛國志士被判了死罪——其中有幾位在這裏和我們在一起——有的乾脆被人殺害。只剩下宗貝一流人物當日子決不會久長的獨裁者。

一五〇．這些傀儡是現代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像宗貝一流的人物，其心理上的特色是個人野心很大，對新殖民主義國家奴顏婢膝，効命惟謹。那些新殖民主義者用了文明人不屑使用的手段，收買並敗壞其同類的良心，應該感覺羞愧纔是。無論如何，他們實際上是想要在沙灘上建造房屋，因為遲早人民定要報仇。那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

一五一．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十個相似之點是二者都有人在進行宣傳，企圖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卡坦加和剛果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茅利塔尼亞和摩洛哥也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從我們的非洲同胞聽到這種話，實在令我們傷心。因為這種說法如被接受，等於是對摩洛哥和對剛果的一種直接譴責，那是任何真正誠實的非洲良心都必須拒斥的。

一五二．歷史事實卻全然不同。在歐洲人殖民佔領非洲之前，只有一個剛果，卡坦加是它的一省，只有一個摩洛哥，現在叫做茅利塔尼亞的 **Chenguit** 是它的一省。說卡坦加和剛果是兩個國家，茅利塔尼亞和摩洛哥是兩個國家，其獨立必須予以尊重，便是落入帝國主義的圈套，事實上無意之中變成了甘心情願白白替新殖民主義說話的人。這是很令人痛心的。沒有什麼事比稱讚一個譏笑全世界的殖民主義國家，同自己的非洲同胞爭吵下去，再不公平了，因為全體非洲人民都是同一帝國主義制度的受害者，遲早定要回到他們天生本是一家人，彼此是同胞兄弟的感情。地理、歷史以及他們共同的志願都要求他們這樣做。

一五三．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之間的第十一個相似之點是礦業公司的無限力量，它們背後的金融支持，以及它們對於任何統一計劃無不死命反對，除非結果造成它們可以控制的局面。

一五四．卡坦加和南卡塞這一面與茅利塔尼亞那一面之間的第十二個，也是最後一個相似之點是允許成立一個聯邦國的諾言。這是我們現在聽到的談論。殖民主義把摩洛哥分成了兩個。它告訴我們說：“你們後來可以再統一起來，也許採取一個聯邦國的方式。”可是，剛果危機使我們看清了聯邦國的意義是什麼。

在剛果，事情是太明顯了。關於茅利塔尼亞省和摩洛哥的其餘部分，有人在第一委員會和大會對我們說：“讓茅利塔尼亞獨立，加入聯合國吧！如果後來它願意同摩洛哥以某種方式聯合起來的話，它儘可以那樣做”。這是一個嫌疑很大的辦法。這是一個假仁假義、用心惡毒已極的辦法。為了表明它是怎樣的矛盾，讓我們把它總結成一個公式：分而後合。這倒真的很新奇：分而後合！一個人說這種話，應當真的住進瘋人病院。但是如果你分析一下這個公式，你就會在它的後面看見新殖民主義的陳舊模糊的聯邦國政策，先由比利時權貴在剛果提出，隨後新殖民主義者又在北非的這一部分予以響應。

一五五．從這個第十二點，我準備進而揭露一九〇六年六月九日法國總理在一篇對國民大會發表的演講中所透漏的法蘭西新殖民主義政策：

“如果我們要想保全最要緊的東西，如果我們要想保障我們所已經達到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美德的話，我們便必須不但知道如何演進——而且最要緊的是，知道如何領導這個演進。”

要緊的字是“領導”。法國總理接着說：

“就法國而言，我們要保障我們的政治利益、我們的戰略利益、我們的精神影響，和我們的經濟機會。”

一五六．我剛纔引證的話本身便是我關於比利時和法蘭西新殖民主義所說的話的一個完整的摘要。它對殖民主義國家和它們的國都，每遇重大的政治決定就要發生的時候，便如何監督導演及遙遙控制這一幕獨立滑稽劇投上了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像摩洛哥這樣的國家不准許在他們的領土內駐紮軍隊和維持軍事基地，這種監督便不可能辦到。如果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決心自行管理本國的事務，尤其是如果它反對外國經濟控制，這種監視也不能成功。到了那時候，新殖民主義還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很簡單：它必須繼續“分而治之”的舊傳統。把卡坦加從剛果分開，在盧安達烏隆堤單單讓盧安達獨立，在阿爾及利亞幹帝國主義者所幹的事情，在摩洛哥對又叫做茅利塔尼亞的 **Chenguit** 也想一勞永逸做同樣的事情。

一五七．在領土問題之外，歐洲帝國主義份子還都在竭力分化非洲人，使他們自相攻打，以便保全歐洲人的統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帝國主義分子必須說服一些非洲人，使他們自以為是自由的戰士，通過他們來攻打那些反對駐紮外國軍隊及維持外國軍事基

地的人，把最壞的心術說是他們的。這樣子他們鼓勵非洲人互相猜忌，自相攻打。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今天在非洲，新殖民主義者自稱是贊成獨立的；他們從他們龐大的利益，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令人痛心的是竟有人甘心為他們奔走。

一五八。我剛纔把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二者所作的比較還可以無限地拖長下去。然而這兩者都不過是在歷史上所有各階段所有各大洲到處常見的一個普遍現象的特殊表現而已。這種事例實在太多，不勝枚舉，而且祇會令人覺得更加痛心。我為了禮貌及尊重別人，不準備列舉具體事例。還有比那更壞的事情要說。

一五九。我現在很想特別對某些亞非國家略進片言。我要它們特別注意下面所說的話，因為我要訴於它們的良心、訴於它們的責任感，那是人的精神之中最高的美德。

一六〇。在中歐，以歷史上國土屢被瓜分著稱的國家是波蘭。“瓜分波蘭”那個名詞在所有教科書中都可以找到。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被人瓜分的悲慘例子。在非洲、摩洛哥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各位不知道摩洛哥曾經被人瓜分成為外國帝國主義佔領下的七塊土地，在這七塊土地之內，貪得無厭，寄生蟲似的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成立了殖民政權？我在這次發言開始的時候說過，我們收復了我國的三個區域，還有四區尚待解放收復。現在自北而南，把這幾個地區列舉出來如下。

一六一。第一個是坦吉爾國際區。這個區域以前曾受許多外國共管，包括法國、聯合王國、美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以及若干其他國家，那些國家都是歐洲國家。坦吉爾區有人口大約十萬。今天它已經解脫了殖民主義的羈絆。

一六二。但是我想請問各位，特別是請問我的非洲和亞洲弟兄們，以及那些有勇氣、良心清白的歐洲人：如果殖民主義當初迫於今天在非洲常見的那樣的一種環境，要想讓坦吉爾獨立並且贊助它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申請的話，你就會承認了它嗎？

一六三。殖民主義者會這樣來解釋：冰島也是一個人口不到二十萬的國家，世界上畢竟有安道拉共和國和聖馬利諾共和國那樣的國家，當地居民希望獨立或自治以及其他種種胡說八道的話。

一六四。第二個區域是西班牙保護地，一半在現在解放了的摩洛哥的北面，一半在它的南面。這些摩

洛哥領土的人口比一百萬略多一點。假若西班牙殖民主義以西班牙佔領摩洛哥的那一部分大約已有五十年為借口，竟然給這個保護地獨立的話，我請問現在承認了摩洛哥的茅利塔尼亞省獨立的那些國家的代表，你們是不是承認這件事？殖民主義那時候就會說這個步驟可以無中生有，造成一個人口比茅利塔尼亞多兩倍，比加彭多三倍的一個共和國。憑良心說，你們會不會落入這樣一個明顯的圈套，落入像法蘭西新殖民主義的不守信義行為所毒害了的那種假獨立的圈套？

一六五。我們親愛的國家被分裂成了的第三個區是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的法國保護地。這個區域人口在九百萬與一千萬之間，在歐洲帝國主義所佔領的摩洛哥各區之中，以它為最大，這個區又被分成三區，分別叫作民事區、軍事區及禁區。是的，我所說的一點也不錯：第三個區叫做禁區，摩洛哥人沒有通行證、未經法帝國主義佔領當局的特別許可、不得出入的一個區域。這種惡毒的帝國主義行動目的，是依照部落主義及區域主義來分化摩洛哥人，使他們這一個地方的人仇視那一個地方的人，這個階層的人仇視那一個階層的人，以便帝國主義可以高高在上，統治全國。這便是著名的巴巴里人政策，也就是挑撥巴巴里人反對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反對巴巴里人，依此類推。那正是同一帝國主義今天在非洲企圖大規模幹的事情，使非洲人兄弟之間互相爭鬪，以便它可以稱霸非洲。這個區幸喜已被解放，和另外兩個解放區合起來了。這三個區就是現在的摩洛哥。只有這三個區獲得了解放。另外還有四個區，現在我們準備一一加以檢討。

一六六。第四個區現在仍在西班牙統治之下，位於我剛纔所說的解放了的摩洛哥的中心地帶。那是大西洋岸上的一塊圍地，叫做伊夫尼。這塊圍地的人口大約有三萬。

一六七。如果歐洲殖民主義根據這種或那種借口，決定准許它獨立的話，你們各位，我的非洲和亞洲弟兄們，就願意承認這種獨立把戲嗎？從這些可笑例子，難道你們還不明白殖民主義國家要想使你們天真地支持它們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嗎？

一六八。外國在現在解放了的摩洛哥的心腹地帶的第五個佔領區是西班牙在地中海沿岸的軍事要地，特別是塞烏塔及美利雅兩個城市。非洲和亞洲國家的代表們，你們肯讓解放了的摩洛哥的心腹地帶的這些城市繼續留在西班牙的國家主權之下嗎？另一方面，

如果有人把受人操縱支配的假獨立交給這些領土、交給這些小城市，你們肯承認嗎？

一六九。第六個區現在仍在西班牙佔領之下，是摩洛哥領土的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叫做薩圭亞埃爾哈姆拉，一部分叫做金河區。兩個各有居民約三萬人，因此合起來人口總數約為六萬人。這些領土的面積合起來約等於現代西班牙的一半。西班牙政府正在加緊積極努力使美國及其他油礦公司對這些領土發生興趣，勸它們在那裏勘查鑽探。這是它現在所幹的事情。這個區一言以蔽之，就是西班牙統治下的茅利塔尼亞。應該採取什麼立場呢？應該讓它繼續受西班牙的統治嗎？如果西班牙有一天居然要扮演給那個地方的六萬居民以獨立的滑稽劇的話，難道你不首先起來要求主持公道嗎？難道你不願爭先起來說在它的歷史上和從它的人民的志願來說，這個區域一直是摩洛哥領土的一部分，並且指責西班牙對那個地方的石油財富所抱的貪得無厭的計劃嗎？

一七〇。現在談到摩洛哥的第七個區——這個摩洛哥被法國和別的強國所分割、巴爾幹化，然而我們的同胞有的不明就裏，竟然天真地表示讚美，而別的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國家以及大的獨佔企業和托拉斯更是得意地表示讚美。要知道為摩洛哥的茅利塔尼亞省扮演的這一幕獨立滑稽劇的最令人注目的一面就是茅利塔尼亞囚犯及政治難民數目之可觀。這個數目實在很可觀、很驚人。這是新殖民主義的一樁很可恥的事，它辜負了許多國家對它所寄託的信心，在茅利塔尼亞收買了我們的許多非洲同胞的良心，和它在我們國王穆罕默德五世陛下流放在外的時候它在現在解放了的摩洛哥所作的事情如出一轍。你們還記得茅利塔尼亞人口約六十萬人，在那裏學齡兒童僅有百分之四入學讀書。我在前面說過這一點，但是現在我要再說一遍，因為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事實：學齡兒童百分之九十六不上學。大家也還記得，甚至在我發言的時候，六百多個愛國志士身陷茅利塔尼亞的法國牢獄，這些愛國志士不肯賣身投靠於法國新殖民主義，為了國家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竭力要想盡善良的公民應盡的義務，正像所有的剛果人為了剛果的領土完整正在盡他們的義務一樣。

一七一。政治囚犯這樣多，身為優秀份子，被人趕出家鄉，現在逃到茅利塔尼亞的鄰國或逃到解放了的摩洛哥的難民數目這樣大，以及這樣的恐怖統治，還不足以喚起那些受了法國新殖民主義宣傳工具的欺

騙的人的良心嗎？難道一個一度在非洲中東和亞洲統治了一個龐大帝國的殖民主義國家，現在可以說成了保護民族獨立的天使，而受了這個殖民主義的害的一個小國——這個小國曾被這個同一的法國帝國主義佔領，曾經是這個龐大的法蘭西帝國的一部分，這個被人肢解瓜分，被幾個而不止一個殖民主義國家分了又分，分成幾個佔領區的小國——倒反而遭受控告，說它有吞併他國的野心？

一七二。某些非洲代表竟敢說出這種控告，豈不是本世紀最可悲的出人意料的事情嗎？摩洛哥現在被巴爾幹化的慘狀難道還不足以揭穿新殖民主義者的種種詭計的假面具，喚醒甚至最不明世局的人的良心嗎？接受這樣一個獨立滑稽劇，便是受了法國的蒙蔽以至於玩弄偽裝了的帝國主義的把戲，後者帶了譏嘲的笑容，聲稱這番辯論沒有必要，現在的爭論乃是非洲人之間的爭論。那就是外國軍隊和外國獨佔企業統治茅利塔尼亞的時候，法國新殖民主義所說的一套話。

一七三。摩洛哥決不上這個當。它聲明關於國家領土完整的這個爭端本質上乃是法國與摩洛哥之間的爭端，法國新殖民主義者的種種詭計無非是想要使人忘記這個基本要點，忘記評判整個問題的這個基本標準。

一七四。這裏的被告是法蘭西和它在茅利塔尼亞的軍隊，強大的獨佔企業，恐怖統治與監牢，正如同卡坦加問題事實上乃是剛果人民同比利時帝國主義的鬭爭一樣。

一七五。人人都知道我國怎樣重視現在所討論的這個問題。摩洛哥自從加入聯合國以來從來沒有把它同別的國家的爭端提到這個莊嚴的大會上來。它總是設法用同關係政府直接談判的方法來求取問題的解決。我們覺得這個辦法是又有效又有禮貌的辦法。我們希望法國代表團中我們的朋友不要忘記這一點。而且這個辦法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說一個問題如果可以像許多代表團所說，在別的地方得到解決的話，用了這個辦法，我們這樣的一個組織就可以不必再去研究那個問題了。因此關於我們的茅利塔尼亞省的問題，我們一得到了我們的獨立，便同法國政府進行商談，以便為這個重要的問題商訂一個解決辦法。

一七六。可是，為了維護我們的國際立場，摩洛哥的代表曾經屢次向適當的聯合國機關表明我們對於本國領土這一部分的明白保留。聯合國的紀錄可以為

這一點作證。到大會第十五屆會的前夕爲止，我們的行動一直限於對這個領土的將來地位提出這種保留，同時對法國陳訴，希望使它能夠對我們的立場有較好的諒解。到了在假獨立就要交給茅利塔尼亞領土，既成事實勢將造成的時候，我國政府迫不得已，纔向聯合國陳訴，以便驚醒國際輿論，堅持爲摩洛哥主持公道。

一七七．茅利塔尼亞問題第一次被列入聯合國議程乃是由於摩洛哥的請求的結果[A/4445/Add.1]。我國代表團已經在第一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說明了它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從第一委員會辯論終結的情形看來，可知與法國所說的話相反，聯合國並沒有對這個問題採取一個確定的立場。既然沒有一個決議案說我國的立場對或是不對，聯合國的目的可想而知是摩洛哥與法國之間的談判之門必須敞開，以便這個棘手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一七八．可是現在，大出我們的意料，我們遇到了幾個非洲兄弟國家——他們應當不斷地增加與加強我們之間的兄弟關係纔是——要把茅利塔尼亞當作一個主權國家，讓它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的要求。在我們這方面，我們覺得當法國把假獨立給了我們的南方幾省的時候，我們便由於那個沒有價值的詭計面臨了一個既成事實。我們認爲如果聯合國通過若干非洲兄弟國家今天提交大會的那個決議草案(A/L.335)的話，它便是決定這個問題的實體。

一七九．我們的朋友、那些非洲國家所採取的這個行動反映一種觀點。它們自己剛剛取得了獨立，自然很願意維護並保衛現在尚在外國佔領之下的非洲任何一部分的獨立；對於這種態度我們完全贊同。可是我們必須告訴它們說，茅利塔尼亞的獨立不是獨立，而且茅利塔尼亞國家也不是一個國家。

一八〇．你們剛纔已經聽到了卡坦加與茅利塔尼亞，南卡塞與茅利塔尼亞之間的比較，南卡塞的首領已經宣佈他自己爲王。在茅利塔尼亞，他們是不是會把一個人奉爲皇帝？

一八一．摩洛哥自從實現獨立以來所實行的政策明顯證明它對於聯合國的普遍原則信守甚堅。每遇任何一個新的會員國加入我們的行列的時候，我們代表團總是表示十分滿意。世界任何領土的解放便是其他領土的主權與解放的一個保證。世界上任何領土被人征服，我們都不能不視爲對於自己的主權和自由的一種威脅。

一八二．正因爲我們這種絕不妥協的反殖民主義態度，正因爲我們認爲非洲人的獨立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獨立，非洲人的團結與繁榮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團結與繁榮，對於它們爭求獨立、團結與繁榮的鬭爭從不鬆懈地加以支持，所以我們纔對我們以前的殖民統治者必須付出這一筆沉重的代價。

一八三．請我們的非洲同胞不要受騙。我們今天所遭受的分裂的痛苦是非洲到處都遭受的痛苦。在座各位無不承認非洲的地圖就像非洲人的人心一樣四分五裂。在座各位也無不認爲准許我們的獨立非竭力設法保全不可。對我們來說，這還不够。我們隨後定要展開一次新的鬭爭，把殖民主義分成東一塊西一塊的地方重新統一起來。人人對我們說，“你們雖然不錯，還是請你們接受茅利塔尼亞的獨立吧；隨後你們定可聯合起來。我們現在生在一一個需要聯合的時代。”

一八四．足見人人都明知或不知不覺地直接的或是間接的責備新殖民主義，承認所有的非洲人沒有例外，都是對的。

一八五．人人知道殖民主義國家的政策素來便是把非洲變成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互相爭鬭的一幅凌亂圖畫，不論是在別的非洲領土的問題上，如同剛果，或在自己的一部分領土的問題上，如同茅利塔尼亞。

一八六．摩洛哥代表團站在它的非洲和亞洲兄弟之前，心中雖然悲痛如割，但是同他們的團結一致卻永遠也不會動搖。我們現在不過是在彼此交換意見。我們大家仍然是一條心。

一八七．殖民主義的古典把戲騙不了誰。殖民主義想要分化削弱我們，以便可以用新的方式在非洲盤踞不去，爲了以前的宗主國，獨佔企業與托拉斯的利益而繼續剝削我們的財富。非洲越是分化得七零八落，殖民主義便越要把它當作宰割的對象。

一八八．就茅利塔尼亞這個問題來說，你們大家都知道這不是一個非洲國家被另外一個非洲國家摩洛哥反對的問題。對卡坦加和茅利塔尼亞所做的比較便是一個證據。茅利塔尼亞是摩洛哥的一個省份。它是我國國土的一個構成部分。茅利塔尼亞是摩洛哥，摩洛哥也是茅利塔尼亞。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領土、一個民族。我們是一千二百萬摩洛哥人；我們也是一千二百萬茅利塔尼亞人。

一八九．大家必須聽信那些受難的人，不要聽信那些一時當權的人；必須聽信那些受迫害的人，不要

聽信那些被收買的人；聽信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不要聽信那些甘作殖民主義者的奴才的人。那些受迫害，被判了死罪，流亡在外的人，現在坐在那裏，坐在自己的摩洛哥茅利塔尼亞代表團中間，代表一個國家，成爲一個代表團。

一九〇．茅利塔尼亞問題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問題。這個問題現在有了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情由而更嚴重了。殖民主義在摩洛哥的北方幾省敗退之後，想要維持它對南方幾省的控制。好比列納的九頭蛇一樣，砍掉一個頭便生出兩個頭來，殖民主義在它還可以盤踞的地方拼命地想要盤踞下去。我們都知道魔鬼冒充天使，假裝把自由交給它仍要繼續控制的民族。

一九一．可是我們知道這是徒有獨立的外表，這不過是巴爾幹化而已。茅利塔尼亞被捧爲一個獨立國家，但是除了假獨立之外什麼也得不到。這種獨立同它的歷史、地理、經濟以及它的最重要的利益，無不相反。這種獨立祇會破壞獨立本身的目的。那個地區的人民對於這一點很明白，因爲每逢他們有機會表達意思，他們的真正代表便毫不含糊表明要和北方的摩洛哥同胞合而爲一的願望。

一九二．憑藉人民自己的意志而健壯起來的摩洛哥，正在維護一個正義與高貴的主張，其真實性質未來的時間自會讓你們知道。到那時你們自己會首先起來維護非洲姊妹國家的統一與領土完整。你們就會明白，當摩洛哥挫敗了強大的法國宣傳機構之後，被禁錮的真理終久會被大家所認識。天生本是兄弟的非洲人到那時候就會看見自由與真理的真實面目。他們將發現摩洛哥對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坦白誠懇以非洲利益爲念的話。

一九三．摩洛哥不肯坐視它的南方幾省成爲政治、經濟或軍事集團的一部分。聯合國的多數會員國都已經有了不少機會來斥責殖民主義的新面貌，所以關於這一點我無須多說。新殖民主義從它不幸的過去經驗，取得了它的教訓。它現在能够辨別什麼對它是最重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主要與次要之分必須永遠記住。這一點已有剛纔從法國國民大會中發表的那一篇演講內引證的話作爲證明。當新殖民主義想要繼續剝削一個民族的時候，它便慷慨賜予或是強迫實行一種相對的政治獨立，如同在卡坦加或茅利塔尼亞一樣，企圖這樣來陶醉、奉承它們，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它卻不聲不響地仍然維持它的完全控制。殖民主

義現在知道分清它所追求的實利和實利的影子。它情願放棄影子以求實利。

一九四．無論新殖民主義在什麼地方出現，摩洛哥忠於它的理想，將用它同舊殖民主義作戰所表現的精力，來同新殖民主義作戰。

一九五．因爲此事直接關係我們最愛重的東西——我們的國土和我們的同胞——所以如果我們竭力抗議我們國家之被分割，我想大家定會原諒我們。我們是抱了真實的兄弟精神對我們的非洲兄弟談這些話的。如果我們不表現堅定不移的態度，必要時經過許多年也不鬆懈的話，我們便是背叛了我們的主義。

一九六．我們不能容許摩洛哥國土連續被人斬削，那些人以爲他們可以把我國作一次最後的分割，把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我們定要爲恢復我國歷史與法定的疆界而繼續奮鬥。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我們不要“德木克里斯之劍”懸在我們的頭上。

一九七．如果殖民主義者把假獨立給它們仍然盤踞不去的領土，便可以使聯合國聽從他們，把國際承認給某些未獨立的領土，那麼他們的處境就很舒服了。那些領土一旦加入了本組織爲會員國，任何人便不能够對僞裝解放者的佔領國的陰謀詭計，再提出責問了。而且，這個先例也可能造成一種風尚。這是我們應該永遠牢記不忘的。

一九八．在這方面，我們要向所有非洲、亞洲及其他的民族提出迫切的、兄弟對兄弟的呼籲，請他們仔細考慮一下實行這個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可能後果。新殖民主義將大受鼓勵，越來越多的困難將在前面等待我們。

一九九．與此相反，我們責無旁貸，必須使新殖民主義不能爲害，同時盼望所有各國，包括法國與聯合王國在內，享有最大的繁榮。它們有權保衛它們的生存，但是這個權利必須是相互的。尊重領土、尊重人心、尊重理想，都必須是互相尊重；決不可以把人當作玩具或傀儡。尊重各國人民和領土完整的權利也必須是互相尊重。在這裏，我的非洲兄弟，我們必須記住強者與弱者的觀念。事局發展證明我的觀點，將來會更有力地證明我的觀點。

二〇〇．自然，我們雖然用不同的話，有時候甚至互相責難，我們卻抱有同樣的目標和同樣的真誠。正因這個緣故，所以將來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我們非洲人永遠不會分解。我們正準備開始反對巴爾幹化與

爭取團結統一的鬭爭。第二世紀的前一半的主要特色是爭取獨立的鬭爭。下一半的主要特色將是反對玩具與傀儡，反對巴爾幹化及領土分割的鬭爭。

二〇一．我們要合作。我們不要被人統治。這是一個聯合而不是分裂的時代。摩洛哥在它爭取自由的鬭爭中最困苦時期便把它的全部信心、它的全部希望，寄託在聯合國大會身上；現在摩洛哥既然榮為它的會員國之一，聯合國大會就更不應當承擔拆散摩洛哥的沉重責任了。

二〇二．而且大會也不應當推薦一個號稱獨立的茅利塔尼亞國為會員國，從而批准一項專橫無理的行動，因為它事實上不過是聯合國一個會員國的構成部分而已。這顯然可能造成一個對別的會員國也十分危險的先例。

二〇三．我們已經看見了大國與小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幾個例子。我們自己便常常感覺孤立無援。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曾經兩次有這種切身的經驗。第一次是在我們國王流放在外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感到孤立；沒有一個人同我們站在一起。但是我們繼續奮鬥不止，後來他終於被釋放，我國北部也獲得獨立，摩洛哥國王的流亡從此告終。

二〇四．今天我們也在經歷同樣的經驗；因為我們知道堅決的信念可以移山，所以我們說過而且我們要再說一遍：我們將要繼續奮鬥不止，使殖民主義所玩弄的鬼把戲終於不能成功。*La Fontaine* 的寓言常常以敘述重重的困難開始，而以作壞事的人遭受懲罰終結。卡通影片無不效法 *La Fontaine* 的寓言的榜樣。我請法國政府仔細考慮思想家 *La Fontaine* 的格言。

二〇五．我們想請在座各代表團留心想想他們將要採取的決議的嚴重性。摩洛哥對於自由的價值知道得十分清楚，決不致有不讓別人享有自由的念頭。在我們享受不間斷的獨立前後共達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上，“*Moroccan*（摩洛哥人）”有一個同意字，*amazet*，它的意思是“自由人”。由這種自由人，這種 *amazet* 組成的民選地方議會，已經存在了兩千年。

二〇六．我們要求讓茅利塔尼亞回到祖國摩洛哥的懷抱中來，因為我們確信這乃是茅利塔尼亞人民的民意，他們被人追逐、監禁、宣判死罪，雖然他們之中有的人現在因為遷移到了北摩洛哥的解放區，所以現在可以發表他們的意見。我們要求恢復我們被隔斷了的這塊土地，因為我們和茅利塔尼亞之同屬一體，早

已記載在自然、我們的歷史、條約、經濟、語文、宗教、人心以及我們為統一而奮鬥，不到勝利決不停止的一致決心上。

二〇七．我們和南方幾省同是一個國家的種種情形，已在各位面前有了詳細的說明，我國代表團不願再回到這個題目上來；但是它覺得不可不在這裏談一談自從這個問題在第一委員會討論之後所發生的幾件事情。我要請你們當心聽一聽。這些事情證明茅利塔尼亞的局勢和人家要我們相信的遠不相同。

二〇八．人人知道那個地方開始“獨立”的空氣絲毫不像非洲以及其他地方所有別的領土實現獨立時的空氣。在茅利塔尼亞，除了官場人員之外，一點也沒有快樂、人民舉首相慶或歡呼舞蹈的情形。茅利塔尼亞的所謂獨立，出生很受人民冷落。像對一個違法的而且事實上非法的私生子一樣，茅利塔尼亞大家庭中人人對這件事表示不贊成。

二〇九．祇有這個廉價獨立的直接工匠應該參加其事。可是為了給他們的私生子國際承認起見，他們盡量多邀外國代表來參加。因此除了那些覺得不得不接受 *Ould Daddah* 的邀請的那些人之外，參加慶典的人也包括為殖民主義者効勞而損害了本國利益的那些茅利塔尼亞人。代表法國參加的有它的官吏、它的顧問，還有它的軍隊和它的作戰武器。茅利塔尼亞人民自己卻沒有大眾游行慶祝。無論如何，法國當局因為害怕出亂子，不讓他們參加慶典。

二一〇．法國把獨立給不要獨立的茅利塔尼亞，然而卻堅持不肯把獨立給不惜流血犧牲性命以爭求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實在是一樁可怪的事情。這也應當使我們明白法國的用意何在。

二一一．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在達成獨立之前，我們受了人家的箝制，與世隔絕，陷入孤立；現在我們又沒有力量使我們的聲音能夠透過像法國那樣強大的宣傳工具為世人所聽到。

二一二．再者，法國當局下令宣佈全領土處於緊急狀態，而且嗣後這個緊急狀態還更加加緊了。全世界都知道——三月間的血腥事件便是一個證據，如果需要證據的話——摩洛哥人民決不要這種假獨立，它們決定要為能夠使他們同國家的北部重行聯合起來的真正獨立而奮鬥。自然，果如所料，三月間的事件在法國當局和它們的支持者方面引起了一個猛烈的反應。

二一三．我們的茅利塔尼亞同胞現在天天在恐怖統治之下過生活。我們南方幾省的情勢很緊張。沒有



一天沒有事件發生。在有些地區，努阿克巧特政府仍然由法國軍隊為代表。成百的積極愛國分子被投入了監獄。在送進監獄的人中，唯有那些答應同佔領國合作、接受了發財條件的人纔被釋放。

二一四。但是，絕大多數的茅利塔尼亞人決心同法國殖民主義者和“宗貝式”的努阿克巧特當局繼續鬭爭。我們的南方同胞們，正如他們的北方同胞們一樣，決心要同這個假獨立，同這個想把茅利塔尼亞永遠從摩洛哥的其餘部分割斷的政策，不停地戰鬭下去。雖然在茅利塔尼亞全境實行了自午後七時至午前八時的宵禁，雖然全部民用車輛均被強佔，而且雖然法國軍隊到處監視，我們知道我們的茅利塔尼亞同胞們仍然每天都在進行反抗外國佔領者的真正的解放鬭爭。

二一五。我們這些住在國家北部的人不能放棄我們的南方同胞，讓他們繼續受法國剝削。摩洛哥國對茅利塔尼亞省的權利是不容爭辯的。摩洛哥向來對我國的茅利塔尼亞省行使主權。這個主權的連續不斷有法律證據和中央權利對我國這一部分的有效行使為證：回王的授職，回教政教官員的指派，賦稅的徵收，茅利塔尼亞經常派遣代表團謁見中央當局，摩洛哥國王巡視其王國境內這一部分的領土，以及摩洛哥軍隊由北方人和南方人合併組成——所有這一切都對世界證明我們對於本國領土南部的主張，有我們的共同歷史以及茅利塔尼亞人民自己每天所表現的意志為根據與理由。我用了“主張”二字，但是正當的說法應當是“統一”，統一的意志。

二一六。在一個破碎得像非洲一樣——而非洲又破碎得和非洲人的良心一樣——的國家裏，正如我們對坦吉爾區、對北面的西班牙區及南面的西班牙區等問題上所說的話一樣，以及我們對 Ifni 及其他地方的問題上想說的話一樣，我們要大聲再說一遍：我們今天提到你們面前的這個爭端不是茅利塔尼亞與摩洛哥之間的爭端，也不是非洲人與非洲人，北非與南非，或摩洛哥與其他非洲國家之間的爭端。

二一七。真正的爭端是法國與摩洛哥之間的爭端，因為事情很明顯，茅利塔尼亞獨立這個念頭起於法國人，法國人——替阿爾及利亞人民掘墓者——纔是這個獨立的工匠。

二一八。要證明這一點，我只需要提到茅利塔尼亞被大批法國軍隊軍事佔領就夠了。法國軍隊駐紮在那裏，使法蘭西的軍事力量在要求全部外國駐軍完全退出的非洲大陸的一部分永久盤踞下去。

二一九。這是一個可悲的局面：全靠這些軍隊駐紮在那裏，纔算保護了 Mocktar Ould Daddah 和他的朋友，免得他們遭受茅利塔尼亞人民示威反抗，而人民自從摩洛哥獨立以來，便在廣大的民衆運動之中表明了他們想要再同祖國合起來的願望，然而每遇他們公開這樣表示的時候，他們便被監禁、判處死罪或放逐。我對法蘭西文明說：這是一個可悲的局面，與本世紀的精神相反。幾個月來，法國軍隊一直在監禁、放逐、敲打及殺戮那些起而反抗這種新殖民主義行動的茅利塔尼亞愛國志士。這是一個可悲的局面。

二二〇。法國爲了殖民資本的單方面利益而榨取茅利塔尼亞財富的頑強決心與它在非洲駐紮軍隊、維持軍事基地的頑強決心不相上下。在這裏，正當非洲所有的自由國家都在設法使他們的人民享受本國所藏財富的福利的時候，法國又直接奪取了我國這一部分的大量財富在它的手中。這是不公平的；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局面，因為這個勾當現在已經公開進行了。

二二一。星期五訕笑的人星期日便要哭泣，那句格言何等的千真萬確。軍事佔領與經濟榨取雙管齊下，既證明法國在那裏盤踞不去的殖民主義性質，又因此證明所謂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並沒有任何真實的主權。

二二二。那個領土仍然是殖民主義在非洲的最後要塞之一，在那個要塞之內，殖民主義正在加強它的戰略、政治及經濟地位，事實上正在非洲大陸的心腹建立一個人爲的、活不長久的國家。

二二三。讓我們不要用“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這些字來迷混我們自己。而且這是多麼荒唐可笑的事情，法蘭西成了伊斯蘭的鬪士，正如莫索里尼宣佈他自己是伊斯蘭的寶劍，好割斷他的咽喉一樣！現在要你們准許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這個“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在現在和將來都不過是法國在非洲行使主權與統治的一個地方吧了。查究到底，它祇是外國在我們非洲大陸和我國的心腹要地製造的一個國家，換句話說，法國製造的一個國家。法國將通過一個傀儡政府同茅利塔尼亞的法國說話，正如比利時想通過宗貝所作的事情一樣。

二二四。除了在非洲製造一個受外人控制的國家所引起的危險之外，我國還可以提出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它有權干涉此事，因為新殖民主義居然選了我國的一部分領土使它的製造物成爲有形體的東西。

二二五。摩洛哥對那些企圖彼此永遠瓜分我國的人把我們國土割成一塊又一塊，連續加以斬削的事情，一直便在斥責，不遺餘力。我們將繼續爲了恢復我國歷史與法定的疆界而努力下去，永不間斷。

二二六。新殖民主義知道得很清楚，摩洛哥正在毫不鬆懈地同其他非洲國家——隨着真理的傳揚，他們的數目與日俱增——爲了實現卡薩勃朗卡憲章所載的全部主張而努力。容我從這個憲章中引證幾段如下：

“我非洲國家元首，茲在卡薩勃朗卡開會  
“…

“申明我們決意採取不結盟政策以保全與加強我們在國際事務上意見與行動的一致，保證我們堅苦奮鬥而得的獨立，以及我們各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加強世界和平，

“宣佈我們決心對尚在外人統治之下的非洲領土供給援助與協助以求其解放，肅清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勸阻在非洲維持外國軍隊及建立基地以免危害非洲的解放事業，並努力鏟除非洲大陸所受的政治、經濟干涉與壓迫，

“宣佈非洲獨立國家必須使其政治、經濟及社會政策以開發國家財富爲國民造福並確保國家財富在全體國民之中公充分配爲方針，

“申明我們決意加緊努力創立非洲各國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共同合作的有效方式。”

二二七。今天新殖民主義對全非洲，特別是摩洛哥發出了真正的挑戰，在它的旁邊開掘了一個大的缺口，對於卡薩勃朗卡憲章中所載主張的實現可能成爲一個永久危險。

二二八。同時我要聲明，卡薩勃朗卡宣言各國並沒有說它們是這些主張的唯一發明者。我們知道別的非洲領袖也有這種想法，我們希望我們大家的努力可以聯合起來，爲了非洲的共同福利，爲了它的自由，它的真正獨立，它的統一團結與領土完整，使我們的數目越來越多，越來越團結。

二二九。非洲及亞洲國家以及那些爲真正自由而努力的歐洲國家，對聯合國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們希望我們這個組織不致辜負摩洛哥，不致單單批准一個勢將使我國受嚴重損害而且也勢將損害全非洲的真實與永久利益的新殖民主義的詭計。先例一開，必有倣尤。

二三〇。我聽了不少演講。直到今天上午爲止，我一直服從我國代表團和政府的傳統，對一切影射之辭保持有禮貌的沉默。我們繼續和所有我們的非洲兄弟們保持恭敬友好的關係。我們來來去去；可是我們的國家永遠存在。我們代表的人民把責任及擔子放在我們肩上。我們的人民要他們的尊嚴在這裏有適合的代表，要他們爭求自由的鬪爭在這裏有忠實的反映。他們要使人知道非洲理想是非洲人自己的理想；不受東方、西方或任何一方的收買，而是起源於人的良知；非洲人受了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挫折失敗以及愚民主義的百般摧殘擾害，今天在聯合國中首先是作爲恢復了自由的人，然後是作爲非洲人，最後纔是作爲他們本國的國民而工作。

二三一。我們將要堅持這種想法，永不放鬆，因爲西方爲我們造成的矛盾之一便是一種思想上的空虛，一個新殖民主義的陰謀，而我們自己從鬪爭中露出頭來，卻是和歐洲曾爲國家的自由而參加革命的人，以及美洲曾爲其人民的自由而作戰的人完全一樣的。

二三二。我們要忠於一個我們曾經爲之甘冒死亡、監禁以及家庭災禍，有時候甚至殺害與機槍掃射之危險的理想。我們要追隨那些成了外交家而永遠不忘曾是愛國志士的人的傳統，那些人現在想把俾斯麥或馬基雅弗利的舊式外交變成光明正大的人的活動。

二三三。今天，如有人問西方“甚麼是一個現代國家？”，他立刻答稱一個現代國家是一個經濟上自給的國家。對我們非洲人說，這就等於“我們爲吃飯而生活。”你問一個非洲人“什麼是一個現代國家？”，他就會告訴你：“一個現代國家是忠實的人組成的一個社會”。這是我們的道路、我們的哲學、也是我們永遠用來對待我們的亞洲兄弟以及對待所有其他各洲我們的兄弟的相交之道。

二三四。我謝謝你，主席先生，但是我保留我國代表團於必要時提出答辯的權利。

二三五。主席：現在請達荷美代表發言行使他的答辯權利。

二三六。Mr. IGNACIO PINTO (達荷美)：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因爲不可避免的義務我不得不發言以行使通常所說的答辯權利。但我願我毋須發言。但是我不只代表微不足道的個人，還代表有它的自尊心與榮譽感的一個國家。

二三七。儘管在這次辯論中，摩洛哥代表和我站在互相反對的兩邊，大家情緒不免很緊張，縱然我們都有各爲他自己的主張辯說的權利，有時說話甚至慷慨激昂，但我絕對拒絕追隨他的榜樣。我國素來十分景仰摩洛哥，因此他的演講的前半部使我深感痛苦。可是在後半部的若干段中，我又看到了一個人甚至在感動最深的時候也表現的那種鎮定與自制。

二三八。但是我想表明我這次發言的唯一目的是要維護我國的榮譽，因爲有人似乎抱了一種戒心來對待吾國。我們不要人家抱了戒心對待我們！我們值得人家推心置腹對待我們，被視爲獨立主權國家的代表，要不我們就不值得人家推心置腹對待我們。我們自然也可能是錯了。人孰無過。我們所要求的不過是一旦發現了我們的錯誤，便立即光明正大地表示道歉，而不固執不改。

二三九。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覺得十分抱歉，不得不告訴摩洛哥代表說，我國絕不是法國的奴僕，而且就我這個渺小不足道的個人來說，我相信這裏也有的是能在這個問題上提供情報的法國人。謝謝你，我今天不準備對法國賣身投靠。

二四〇。可是，各位知道，據別人告訴我們，這個機關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努力以求團結的地方。這是聯合國。我恐怕摩洛哥代表演講的前半部有若干言辭未必有助於團結。就我所知來說，仇恨、惱怒及侮辱從來也沒有能夠把各國人民團結起來，更不要說個人了。這是不是一家人自己的爭吵呢？我看不出我們如何能夠說服茅利塔尼亞的人民——讓我們坦白地說吧——讓他們知道他們要求獨立是錯的。他們是奴僕；他們是傀儡。讓我說一句話吧，這不是談論別的非洲人的正當態度。

二四一。我榮爲那些非洲人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國是一個小國，在班寧灣(Gulf of Benin)的岸上佔了一席之地。我甚至還記得達荷美一度是古班寧帝國的一部分。依照我們今天聽到的言論，我國就要要求佔有奈及利亞的一大部分，至少直到奈及爾河三角洲，而我也可以宣佈我自己爲新班寧皇帝了。各位可以看出要是那樣的話，我便會顯得多麼可笑！

二四二。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第一委員會進行討論的時候〔第一一六次會議〕，我曾經說過我們不應當肆意進行苛刻批評，我現在敢請高貴的摩洛哥代

表指出我的言論中有那一部分傷損了他的國家的榮譽。

二四三。我也同意我們在外邊走廊上儘可彼此說些相當嚴峻的話。但是我要請我的摩洛哥同事查看一下去年十二月間我在第一委員會所說的話。我那時候說過我國代表團決不附和說摩洛哥有擴充主義趨勢的那種指責。我還能說些什麼話來表明我完全了解摩洛哥的處境呢？

二四四。現在讓我們彼此有一個徹底的諒解。我們生而爲人，有對於這樣或那樣一個問題採取這樣或那樣一個立場的絕對權利。但是讓我們——特別是我們這些在這個莊嚴的議場裏乃是新來的年青的非洲國家——把不提高聲音侮辱任何人——在我國這是一個古老的習俗——奉爲一個行爲準則。事實上，依照我們古老的非洲傳統，凡是在一個莊嚴的住所聚在一起講求人們團結之道的人絕對不准提高聲音侮辱他人或互相責罵。

二四五。受了我國古老傳統的感召——我國也許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但是我想，縱然如此，這裏定有他人，甚至在非洲國家中，在這方面和我們有同感——說了以上那些話之後，我相信今天所面臨的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以及對於那些和我們一樣忠於自由理想的人來說，畢竟並不是了不起困難的一個問題。

二四六。我的親愛尊貴的摩洛哥代表，如我以前所說，也許有別人蒙蔽了你，哄你採取了一個同歷史的趨勢不合的立場。你和我都沒有專利權，但是今天我們所關心的乃是自由的理想，被承認是現在大部分還住在茅利塔尼亞那個地區的人民的權利。

二四七。到了今天仍讓住在境外的少數派支配本地的多數派，尤其如果那個多數派已經有了它自己的議會，那是很危險的事情。況且縱然說茅利塔尼亞是一個私生子，六十二個國家已經親自看見了它的降生。可憐的私生子！你的私生於世竟有六十二個國家作見證，真是多麼不幸！

二四八。正因爲我們這樣重視這個自由理想，所以我們要堅決聲明我們決不想侮辱這裏任何一個人。但是我們決不想承擔耽擱——甚至祇是半分鐘——茅利塔尼亞取得國際主權那一件本大會現在正在討論的事情。這便是現在的問題。所有其餘的都是拖延、勞而無功的步驟，因爲這個主張基本上是合乎正義的。我們這裏一共是九十九個國家。如果主張不合正義的話，爲什麼我們已經討論了它呢？而且證據俱在，已

經有了六十二個畢竟並不是傀儡的國家幫助以前是一個省份，而現在是茅利塔尼亞這個國家的降生。

二四九．我已經說了我要說的話，我因為不得不作這次陳述，當真很感覺難過。可是我深信我並沒有因為我的話而開罪了那一個人。但是我確實有提高討論的格調並且維護我國的榮譽的權利。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要訴之於我們內心中最好的成分、訴之於我們自己的良心，因為我們的良心在我們深夜獨自躺在床上時候，有時候直接同我們講話，但是如果我們存心真的光明正大的話，它是永遠也不會責備我們的。因此，在今天，任何人，無論是誰都不應當被人稱為“傀儡”。無論如何，我國絕不容許任何人用這個稱呼叫它不論他是大小或中等身材。它在這裏的代表一向都這樣說，它決不容許自己被人叫做“傀儡”而不站起來接受那種挑戰。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的話，我

們便是不忠於我國的傳統了，在我國，甚至婦女對一個像法國那樣強大的國家也打過仗。

二五〇．我很難過的是一個非洲人居然因為我們在一個程序問題上意見不同，而成了第一個人把這個稱呼加於我國。因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事實上不過是一個程序問題而已。

二五一．Mr. SANZ-BRIZ (西班牙)：我要以西班牙代表團的名義，對 Ceuta, Melilla, Ifni 及西班牙屬撒哈拉這樣奇怪地被牽連在這個辯論之內，提出恭敬而最有力的抗議；主席明知這是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辯論。

二五二．我以本國政府的名義，抗議摩洛哥代表論到這些西班牙領土。

午後七時十分散會

## 第九八九次會議

A/PV 989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午後八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 (愛爾蘭)

### 議程項目二十

####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續完)

一．Mr. LAP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會現在要審議安全理事會關於准許新會員國問題的特別報告書[A/4656]，及十七個非洲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連同蘇聯代表團提出的對該決議草案的修正案。

二．大家一定記得安全理事會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四日的會議沒有能夠就兩個國家——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作出一項積極決定。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採取一種歧視政策。

三．盡人皆知在過去一年中聯合國會員國數目增加了很多，特別是由於許多前非洲殖民地之加入聯合國，它們經過了反抗殖民主義的頑強鬭爭後終於贏得獨立。

四．蘇聯一貫支持這些人民為爭取獨立和民族自決而作的正義鬭爭。蘇聯是最先完全無條件承認新組成的非洲國家的一些國家之一。

五．在我們堅決支持新獨立國之時，我們瞭解殖民主義者力圖對給與獨立一事加以種種保留，期以各種想得出的手段維持它們在新國家裏的政治，特別是經濟地位。我們認為縱使准許一殖民地獨立的過程還未完成，它解放了其民族力量，使該殖民地接近了達到完全和真正獨立的一天。

六．我們的態度的根據是：茅利塔尼亞人民，於其他愛好自由的人民的支持下已經得到顯著的成就，強迫殖民主義者作了重大讓步，最重要的是強迫它取消了殖民地統治。

七．可是，在討論茅利塔尼亞問題過程中，我們遇到一些事情，它們是我們在審議過去類似問題時所未遇到的。當這個茅利塔尼亞問題在第一委員會裏討論時，大家察悉，准許該國獨立一事涉着許多問題，特別是有關另一非洲獨立國——摩洛哥——的主權。

八．第一委員會裏的討論顯出，最熟悉此問題的非洲許多獨立國視茅利塔尼亞為摩洛哥之一部分。它